

五

月

號

第一卷

第一期

舞台藝術

第二期

目 要

論中國戲劇的美學	論音韻	讀曲札記	莫耶科的劇院	梅耶荷德的設計及其功能	布景舞台底燈光裝置	小型舞台底燈光裝置	北平劇壇早春記事	編輯後記
顏申	吳瑞	陳豫	君展	木之	鳴琦	趙琦	林剛	編者

角二册每售零
 元二郵連册十年全定預
 號四二三路馬四海上
 司公誌雜海上
 行發代總

現代文學

創刊號要目

創	作	論	散	文	世	文	動	屋	因
兩個逃亡底女性	一個姑娘	劇場藝術的特殊性(諾維茲基)	柴霍夫藝術上的幽默與悲哀(長谷川)	詩歌選(七首)	回鄉	代意大利文學一瞥	最近九三四年的日本小說的創作界	上庭園(劇本)	籠裏的婦人(詩)
冰瑩	白兮	高里	謝冰	謝冰	謝冰	謝冰	謝冰	謝冰	謝冰

角二册每售零
 角三元二年全郵連定預
 號四二三路馬四海上
 司公誌雜海上
 行發代總



星火

文藝月刊

五月號

第一卷

第一期

前致辭

本社同人(一)

● 論翻譯古書

巴山(四)

● 日譯書不可靠

侍桁(六)

亢奮

梁犬(九)

● 批評與罵

拓人(三)

● 白話文的厄運

楊邨人(一五)

● 作家的主觀與社會的客觀

蘇汶(四)

太陽

耶草(一八)

● 廟祝老六

方之中(三)

● 八珍梅

劉飛(七五)

漁人

萍草(九)

● 被祖國遺忘的人

流水(二二)

五百番

辛爾(二六)

● 室家

徐轉蓬(四)

● 我怎樣走上文學之路

侍桁(二〇)

● 長春道中

戴平萬(五)

● 終南山之一夜

茜蒂(五)

一夥人

伊竹(二六)

● 公公回來的時候

希雋(二九)

路(長詩)

香草(三)

● 詩選

藍天

林庚(三)

街頭神女

王一心(三)

首蓓

吳汶(五)

下工

柳倩(七)

歌 詩

文 散

● 說

● 小

● 言 論

文壇偶語(七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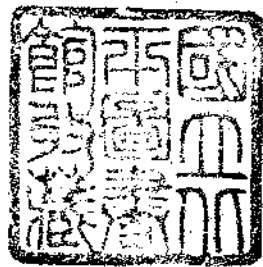
巴山

編輯室談話

編者(二六)

前致辭

本社同人



在一本新的雜誌創始的時候，來這麼一個發刊詞，或是宣言之類的東西，差不多已經成爲一種可有可無的官樣文章，於事實上本來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有時候，編者本來無話可說，就祇勉強綴一些空話，裝個樣子，如此而已。那麼我們這小小的『星火』爲什麼還『未能免俗』，也要來這一套呢？這是因爲，我們的確有幾句非說不可的關於本刊的話，想在讀者面前表白，藉以使讀者諸君對本刊的性質更明白起來。

就內容看，我們這『星火』是跟普通文藝雜誌沒有什麼兩樣的，但是這刊物的來歷和性質，卻多少有點跟一般不同，我們頗願意借這創刊的機會宣布一下。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這刊物是根本沒有摸出鈔來的老板的；如果非要有老板不可，那麼

我們的每個同人就都是老板。爲籌劃開始幾期的印刷費，我們的幾十多個同人從最迫切的生活費用上三塊五塊的省下鈔來，逐月積蓄，一直積蓄了幾近半年之久，纔算夠上了我們的預算，於是纔大胆把創刊號付印了。我們不需要老板，因爲我們不願意受商業競爭的束縛；我們寧願將自己的本鈔來虧，我們不願意爲替商人招徠生意而拉攏名人。因爲我們希望這刊物完全成爲我們自己同人的刊物。

如果有人問起我們的同人是怎樣的人，那麼我們的答語是很簡單的：我們都是誠懇的爲文藝而努力的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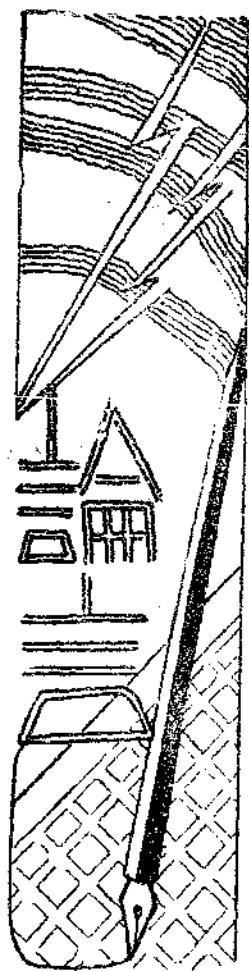
我們看到，在目前這充滿了黑暗的文壇上，形成了軍閥割據似的局面的文壇上，並不是每一個誠懇的爲文藝而努力的青年都能得到他的應得的立足地。我們有創作的慾望，我們也都有發表的慾望，但是我們的作品是祇配丟到編輯先生的字紙簍裏去。我們知道也許自己的作品並不完全成熟，但我們也知道，即使是成熟的作品，要找到個發表的機會，也是像抽彩票一樣的困難。在這種文壇已經被壟斷的情形下，每一個有點自愛心而不屑於鑽營逢迎的文藝青年，想要不消極，不灰心，便祇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有一個完全是自己的刊物。

現在，我們這個小小的目的算是部分的達到了，我們自己的刊物居然經過了幾個月的苦鬥而

出世了。我們將選拔我們自己的可以看得過去的作品，按期在本刊發表，以待外界的嚴正的批評。但我們相信，我們這態度是少可以博得為文藝而努力的青年同志們的同情的；我們的收穫縱然還是貧乏，但我們是可以安慰了。

我們這開始是小的，但是我們卻有大的野心。我們不但想把本刊篇幅擴大，同時還想在可能的時候用同樣的辦法來出叢書。我們這刊物雖然是同人刊物，但我們這同人是可以無限制的擴大的。我們誠意的歡迎任何對我們的態度表同情的文藝青年也成為我們的同人。憑着我們自己的努力，以及全國的文藝青年的幫助，我們相信自己的夢想是有成為現實的可能的。

我們希望這小小的「星火」會成為全國文藝青年大家的刊物！



論翻譯古書

巴山

據我所知，翻譯古書的「始作俑者」是郭沫若先生，他翻譯了詩經的一部分，出版了一本卷耳集。可是那是一九二八以前的事。去年以來陳子展先生（以「于時夏」的筆名）翻譯不少的詩經。曹聚仁先生翻譯不少的歷史的故事。似乎亦有不少的人在跟着陳曹兩先生幹同樣的工作，已經成爲一種傾向。翻譯古書有什麼意義與價值呢？先解決了這一問題，然後就可以決定這一翻譯古書的

傾向是好的，抑是壞的了。

將詩經裏頭的古詩譯成白話文，我們從郭譯與陳譯的看來，是在推翻理學家的歪曲的註解，給古詩一個本來的面目。意義是這麼一點。就是從這麼一點意義說來，亦不過是一種古書重新訓詁的工作罷了。這不是藝術的製作，那是很明顯的事。我們再從曹先生的翻譯歷史的故事那些所謂「中間讀物」看來，雖然這後一種工作比較上已經有了藝術的製作的成份，可是，我們只見曹先生在作技術的遊戲，於內容上並沒有什麼思想的表現之可言。前者還有着古書重新訓詁的意義，後者那就連一點什麼意義都沒有了，只是一種筆墨的遊戲罷了。

古書重新訓詁，是屬於「整理國故」的工作，如果是由少數學者專門去研究整理，然後給青年大眾以一個古代文化研究的報告，那是誰都會承認那是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可是將古書翻譯成爲白話文，發表出來，那是一種給青年大眾以欣賞古書的誘惑。誘惑青年大眾去欣賞古書，影響所及無異在提倡青年大眾去讀古書。所以這一傾向是很有危險性的。

至於翻譯歷史的故事，在藝術觀點上說來只是一種筆墨的遊戲，對於青年大眾的文藝創作的觀念，那是一種損害的誘惑，——即是使文藝青年走入邪道歧路，那更是不能成爲風氣的了。

陳曹兩先生現在是反復古運動的人物，我們雖然並沒有合諸公在一道工作，可是亦屬於反復

古運動的熱心份子，如果一面在反復古運動，一面却在提倡翻譯古書；而且曹先生不是說過的麼？『要通古書再等一百年』，那末，翻譯古書我們還認為那是似乎頗為矛盾的了。

日譯書不可靠

侍 桁

現在我只誠實地報告我自己的一點譯書的經驗，說明一種事實，並不想藉此對於國內每一部份譯書有所攻擊。因為一談到日譯書的缺點，勢必就牽聯到從前在文壇上鬧過一陣的所謂『硬譯』的問題。

翻譯是一種技術，而技術是可以變化的，所以翻譯也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法。不過所謂『硬譯』却不能認為是翻譯的方法之一；因為『硬譯』是被迫而成的，不是譯者自願取用的。在國內的硬譯的書，據我的經驗，大部份是從日譯者轉譯過來的；從其他各國文字翻譯的沖譯本，雖然

也時常有硬譯出來的，但總佔少數。

造成『硬譯』的結果，我想可以尋出幾個解說：第一，由於原書所表現的思想實在深邃或微細，而且有着那作者的一種極獨特的風格，譯者既要傳達出原著的思想的全部，又要保存那獨特的風格，結果致成硬譯。第二，因為對於原著理解得不十分透澈，譯者不能有稱許的變通，只得一字一字地直譯下來，也就成硬譯；第三，原書本身有缺欠——這大抵其所根據的書本身是譯本，硬着頭皮譯下來，那自然是只有硬譯的結果了。中國的硬譯書，多是緣於最後的這一理由。

懂得英文的人都曉得英譯書是比英原文容易理解，而也便於翻譯，旁的歐洲各國書籍，大抵也都是如此；只有日文恰恰相反，日譯書難過於日原文的著作。它本身可以說是硬譯來的，再由它轉譯成旁的文字，想不硬也不可能了。一般地講，——當然不是全部，日本的翻譯是壞的，即它本國的文人，也不否認這事實。爲日譯書的惡劣，而尋求辯護的理由是可以的，很簡單的一點，日語和歐洲語言相差太遠，不如歐洲本身的各種語言在構造上差不多相同，所以日譯書也就不能和歐洲各種語言的譯書相比；但我們的譯者既是站在介紹的立場，從事翻譯，那麼就應該對於原書有所選擇才是，不該明曉得那譯書是惡劣的，而還要硬譯下來。

我自己雖硬譯得不多，却也有過一兩次，現在也無需爲自己辯解了，再敘述當時爲什麼非譯

不可的理由。我譯過一篇高爾基作的列寧之為人，根據的是一個極惡劣的日譯本，在當時還以為那原本來艱深，縱是旁的譯本也不會好了多少，所以也就只得硬譯下去了。但因為自己沒有硬譯慣，總把它當作一件事，時時留心着尋找英譯本。過了幾多年，終於在一個朋友的家裏尋到了，只隨便看了幾頁，就覺得從前實在受了日譯本的騙，那書並不怎樣艱深，是可以暢快地譯下來的書，絕對無需硬譯的。

我平時譯書，大概以英文本作正，日譯本作副。因此有給日譯書不少次對照過的機會。我譯過克洛泡特金的俄國文學：其理想與實際（即北新版的俄國文學史，作者雖是俄國人，而這書，本是用英文寫成的）曾參照馬場·孤蝶等三個人合譯的一個日譯本，當時我的英文程度雖然並不怎樣高明，可是在隔不了幾頁的地方，總要發見出日譯的錯誤。

最近我在譯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的文學主潮，是根據 William Heinemann 公司出版的譯者不明的一種英譯本，同時參照吹田·順助等人譯的日譯本。吹田君的翻譯，公平地算走比較好的了，實際上也沒有什麼錯誤，但被他無故割去的地方却不少，凡是英譯本稍為困難的地方，不是三句只譯兩句，兩句只譯一句，便是根本割掉。吹田君說，他的譯文是以英譯本為主，而參照作者自己修改過的德譯本，所以採取德譯本的地方也不少，我在翻譯的時候，有幾處在明白日譯是

根據德譯的地方，也都照着日譯的。但有些地方却很顯然是日譯者無故割斷了的，因為原作者無論如何不會把自己的文章由通而改成不通的。

以上是我自己對於日譯書的經驗，當然不能就算爲一個定理的。但只以我的經驗看來，根據日譯書重譯，多數是帶些危險性，譯書的人對於日譯本應當特別地慎重才行，若依我的意見，除去實在相信它是一個良好的譯本以外，日譯書最好是作爲參照，那樣不但無害，反是有極大的利益的，因爲有了一個前車之鑑的原故。

「硬譯」如果是在原是無法避免的場合，是可以原諒的，但因爲取了惡劣的日譯本，而致成硬譯，我們的翻譯家無論如何不能不負一部份的責任。一九三五年四月。

亢奮

渠 犬

根據自己的感覺，曉得有好多題材可以激起人極度的亢奮來。當極度的亢奮炙燒着自己的時

候，心和手都微微地顫，實在不容易寫成連續的十幾句話似地，會把筆拿起又幾次丟下。可是等那亢奮消逝之後，便又想到當時那種非寫不可的脅迫也隨着烟化了，人優遊在鬆懈中。

實在講起來，負荷着亢奮的情緒是應當寫得出一點有力的東西來的，倘或技術相當地夠用；而且有時能寫得很流暢，很完整。許多詩歌和散文，那些被稱爲一氣呵成的上品，不都是從緊張的情緒中產生出來的嗎？這種作品不需要細巧的修飾和多次的改善就直接具有奇異的感染力。

不過，這種極度的亢奮不但是由強力的外感激發而成，同時必須還有一種重要的條件才能保持得住；便是作者的感覺同思想都完整地統一在他那緊張的情緒中。那情緒只能依傍着單一地直線向前方向深處進展，持續，直到停筆爲止，不允許中途發生矛盾與迂迴；尤其不能突然發生對自己情緒的覺醒和觀察。倘或竟有了這種客觀式的情緒中途發生，那作品便立刻遭遇到喪失完整之敗績。凡夾帶着感覺上的麻痺與清晰，情緒上的熱漲與冷縮和思想上的肯定與否定，而想文字的組織與韻味始終不破裂，那是絕不可能的。正在笑或哭的人，一經返身觀察自己的笑或哭的原因，和狀態，那笑或哭便停止了。正演着戲的人忽然想分析一下自己的演奏，他不是立刻就要中止了動作和歌唱嗎？我們拿着筆，凝着神，爲了一種抒寫而向前方向深處追索的時候，如果竟思索起這種思索的狀態來，那原來串成一貫的思索便被打斷了；亢奮的洶湧變成多歧流的水的散

觀。

人所謂思想情緒不能集中，寫不出氣勢一貫韻味完整的文字，不外第一由札紛至沓來的相反或遠離的構成分子太多，第二便是前面所說中途客觀化了，自己破壞了自己的沈醉與緊張。不如此，極度的亢奮便作成了成功文字的淵泉。

這自然在文字的題材，性質，形式，長短種種上都有相當的限制。長篇的小說只有鐵流那種例外，它從頭至尾把作者和自己鑄燒在同一的熱烈和躍動中；此非在一部書裏至多選得到一段或幾段的文字是從極度亢奮之風所吹成的。一般地說來，詩歌，散文，演說，尤其是情書吧，頗容易握到亢奮的勝利。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不像是浪漫主義那樣着重抒情和幻想；甚至於技術的有意把敘事文字平舖着寫，使人看不清最高的峯點之何在；這樣的作者就根本很少用着亢奮的情緒。

可是，現在，十九世紀的安定統治早過完了；這人間被蒸騰在翻滾的鼎鑊中。在極度動亂之下，哭喊，狂笑，悲哀，幻想，狠鬥，死亡，一切人類生活中可能的情緒都被激發的迸射無餘；客觀的力量造成了主觀的情緒，事實如此。革命的寫實主義要有革命的熱情與幻想；只有以化石做了心的作家，才不受時代的激動，不為變亂，慘痛和期望所亢奮。

批評與罵

拓人

屠介涅夫有一篇很短的散文呆子 (The Fool)，是述說着一個什麼都不懂的蠢笨的人，當他聽到人家罵他是一個呆子在鄙視着的時候，他想要打破人家的譏笑以作報復，從此之後不論誰對他談起什麼事物，他雖不懂得那東西是好是壞，但他爲了要裝作是很懂得，而不被人再說他是呆子的緣故，毫不顧事實的罵倒一切；明明是好的，他也一定說是很壞，他的那樣絕對的批評，終於說得人家再不敢把他看爲呆子，反而讚揚他，說他是了不起的批評家，而且居然做了雜誌批評欄的編輯。像這樣的一個故事，雖然是不一定會有的事實，可是我們從那短短的一篇散文中，却可看出作者是多末幽默地在把一切逞強的，絕對的，罵倒一切的批評家，很刻毒的暴露出他們的原形而諷刺着。

我們中國的文壇上，也曾出現了不少逞強的絕對的批評家，他們的批評，也可說正如呆子中的那位批評家一樣是罵倒一切的，絕對的。他們的批評一本作品，往往是不去估計那作品的藝術的價值，只是爲了黨派的或個人的好惡的觀感而批評，而謾罵。不過，時代是一天一天的進展，而讀者也一天一天的有了認識，終於那些過去活動在我們的文壇之上的批評家，再也不能逞強，再也不能欺騙了讀者，而被人唾棄的消沉下去了。

批評家的沒有銳利的眼光，豐富的學識和經驗，並且缺乏了文藝理論的修養，他的批評，是一定很難有所成就和價值的。盧那卡爾斯基說：一個進步的批評家，他必需是一個戰士，而且是一個建設者。而泰納更說：批評一件文藝作品，批評者是必需注意到作者的環境（Milieu），時代（Moment），人種（或遺傳）（Race）等三事，而把它作爲批評的標準的。從這二種意見上看，我們可以知道做一個批評家並不是容易，而且他的要批評一本作品，也不是馬馬虎虎就可以了事的。我們文壇上過去的一些批評家，他們的失敗，錯誤，也正就是他們缺乏了修養和認識。

批評家比一個創作家是更爲難做，這是有着事實可以證明的，只要我們看一看文藝批評的歷史，我們就不難承認了。至於說得上偉大的批評家，那更是困難了。然而我們的文壇上，却有無數的逞強的絕對的批評家，在過去，也是被人所承認而自己也自以爲的是偉大批評家，這未免是

可笑的事。

批評家的變成謾罵家，這在我們中國的文壇上，確是不少的。但是那些批評家，他們雖然罵倒一切，甚至往往地一篇批評文寫成一張類似父親罵兒子一樣的信；但有一點，我們的批評家却沒有一次承認過錯誤，而公開的自認那是罵。在他們的心眼中，還以為是很正確的批評。他們也並不那麼傻的承認批評就是罵，罵就等於批評。

然而，新近却有人說：『我的意見是：講到批評與「接受批評」，事實上，也還有分別的罵謾罵固然要不得，可是有能夠捉住破綻而細數之的謾罵，理論上，也許却仍舊可以接受。』

在這幾句話中，說者似乎也很正直的在發議論，他可以說他是反對批評中的謾罵的，因為他說：『謾罵固然要不得』，這不是表示出他是說得很嚴正嗎？然而再看下去，所謂『捉住破綻而細數之的謾罵』，這是說什麼呢？我想，發議論者雖以為話說得婉轉，但讀者怕不會那麼容易受欺騙的吧！說者，明明的是站在贊成罵的批評，那是沒有疑問的。至於說是『理論上，也許却仍舊可以接受』，這更不知是根據什麼理論了。批評就是罵，批評可以是罵，這種理論，不知在什麼理論上是嘗承認過的？而且我相信，絕對是沒有誰承認過的吧！『理論上』這種根據，怕是他自己的理論而已！

批評的帶着罵，這在各國的文藝批評史上，自屬是必有的現象，然而公然而承認罵是批評的，怕翻了多少前進的，落後的，古代的，現代的一切批評史以及理論上，怕也是不能讀到的『理論』吧。

我們的文壇上，現在正是極端感到批評家之缺乏的時候，雖然有人提出偉大批評家的要求，假定我們不想那末偉大的，算是退一萬步而只想有些較好的，批評得較正確點的批評家吧，這也就很必要的很不容易的了。可是現在却有人，承認批評也可以罵，不但叫批評家踏着過去一些批評家錯誤的路再向前走，甚至公開的說是批評中的『罵』，是會受人接受的。假如是真的話，則如呆子中的那呆子，中國正是多着，他們儘可都如屠介涅夫所說的『成爲權威者』了。

白話文的厄運

楊邨人

去年爲了有人提倡文言文，而有大衆語運動熱鬧一時；今年的大衆語運動已經搖身一變而爲

手頭字推行運動的時候，却又有人在作保存漢字與保存文言的運動了。

大眾語運動在熱鬧着的時候，『心急的朋友』提出徹底的主張打倒白話文，棄廢漢字，實行文字拉丁化，說來十分動聽，就可惜跑得太快了，特別快車出了軌，鬧了一些時候而無下文。手頭字（有人說就是簡筆字，又有人說手頭字不完全是簡筆字）推行運動發生了，想是補救特別快車出軌的辦法，亦屬可喜的事。然而，這邊維新正在開始，那邊保守更加猛進，光就這一事件也就足見中國今日新舊劇烈的衝突，比較五四運動那時更加有聲有色了。

存文會諸公『懷伊川爲戎之懼，矢文章報國之誠，當存亡絕續之交，盡奔走呼號之責，』振臂一呼，或者海內賢豪遂起響應，從此白話文完全擄倒，文言文到處風行，亦未可知。他們的工作，向政府當局請願推行，聯絡各學校國文教員贊助實行，推廣識字運動，普及文言教育，養成國學師資，提倡文學結社，流通文藝作品，編輯發行存文雜誌……『以免謬種流傳，貽誤後學，』聲勢洶湧，計謀何等週到？讀經尊孔，已經成爲潮流，文言救國，想亦將是『軍民各色人等，』『漢道毋違』的盛事了。

然而，白話文既受大眾語運動諸公的唾棄，又受存文會諸公的嫉惡，前者派她一個罪名是『買辦階級的文字』，後者又說她是『貽誤後學』的『謬種』，白話文時至今日，真是觸霉頭，處

於左右夾攻的地位了。大衆語運動諸公現在似乎是「忍痛」地仍然在應用着「買辦階級的文字」，這在白話文是一定十分感幸的了；可是，存文會諸公却派她是「貽誤後學」的「惡種」，這就未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將被「伏誅」了吧？

存文會諸公對於文言文，是樂觀地喊着「斯文未喪來日方長」的，那末，白話文是在「斯文」之外，甚至屬於「爲戎」的文字，與派她是「買辦階級的文字」是受了同等的待遇了。這樣一來，作白話文的人是有着被指爲「賣國賊」與「帝國主義走狗」的資格了。不久的將來，作白話文的人或者會有什麼志士，要用手鎗炸彈對付亦未可知。

魯迅先生曾經說我爲「現代語錄體作家的牛驢」，受寵若驚，愧不敢當，以後如果到了白話文不准寫作的時候，倒想要學學魯迅先生那種堆砌一些「起謠詠兮中權，藏真實兮心曲，」等等句子在文裏的什麼體文章作法了。

（三月二日）

太陽

耶草

—

蟬歌着。

鳥兒們全渴了似地展開着口，躲在綠葉密密的枝頭。宛若經不起酷熱的襲擊，緊促地，用那壓倦且怨恨的神態呼吸着。

田裏的青蛙怎樣也提不起它天真的歌喉，時或吱吱兩聲，向着七月的太陽，顫抖地讓出着令人憐憫的哀歌。

熱的風，熱的太陽。

大地給烤得變了原有的樣式；經過熱風吹襲，全劃出了漫無秩序的裂紋。這光景，彷彿是預示着不祥的未來！

蟬歌着。

悠長而且悽寂的調子，是種陰深帶着哀悼的詠誦，似乎對於將降臨到人間的不幸預感着友愛的同情。

左呼右應，沒有一分鐘甚至一秒鐘的休止。

孩子們赤裸着身體，三五成羣地，在深僅尺許生滿了青苔的塘裏打滾，無意識地潑水，無意識地嬉笑。黝黑的皮膚，給已往的饑寒折磨得顯出瘦弱。然而他們那些有光的黑眼珠，却沒絲毫感到命運險惡的意味！

野外的禾葉，頹廢地，全呈現着黃褐色的枯萎狀態。

二

將旱烟袋和烟包豎在垂柳腳下，張開蘆席，以帽殼兒作了枕頭，老人佝僂的身體倒下來了。

睡下不過一兩分鐘，轉了個身，他緊閉着眼，不到一會兒，又重新轉了過去，這末着三四個

不成，仍然睡不着！拍幾下屁股，他索性坐了起來。裝滿了烟葉，加勁兒抽着。望着遼闊的田園，想想一家三口今後的日子怎麼着過，他不禁生出了畏懼的心痛，跟着傷感地來了咳嗽，直到吐了幾口濃痰後，纔又慢慢地倒在席上邊。

羸弱的老人那經得起顧慮的打擊，終於離開旱烟袋和蘆席，戴起帽頭兒，逕向田裏走去。用撫愛兒子的心情摸着禾葉，關切地自語道：

「再三天不下雨便完了！」他順便踢幾下乾燥的泥土。

從失了生長力的高梁頭上望過去，大地上，從遼遠到左近，全一樣地露出黃褐色的氣象。田邊寬大的道路上絕少行人，祇聽見由黃褐色的高梁里發出沙沙的聲響。

沒有雞鳴，也沒有犬吠，死滅了似的大旱的早晨呵，除了微小的蟬與蛙，沉寂地，生物們彷彿全熱死盡了。

老人沮喪地抬起腦袋，懇求般凝視着天空時，纔發現自己是浴在火毒的太陽中了！這才躊躇地轉回來。

口內喃喃着：

「準將完了！」絕了望似地喘口氣「嗨！」

是眞的大旱將來了嗎？遲緩着脚步的老人頓然翻起舊日的記憶來了：憑着自家父母的口述，憑着一點幼時朦朧的印象，老了的心境忽地浮起一陣傷感的回憶：柴瘦的身軀，凹進去的眼眶子，常見的在路側倒斃的老弱，長者的滲透了心腹的淒涼的太息，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接續地，旋着轉着在老人眼前畫着無數黑圈子。

「走罷，我們硬等着餓死嗎？」

老人至死也忘不了這一句話。那時候，每個村，每個老年人，全同樣不甘輕易離開這些田畝與房屋；這些兒，雖說是小而又小的家業，却是他們費了一生精力掙來的呵！非到生命保不住最後的呼吸，纔傷心地流着眼淚離開家！

逃荒的他們，隨處乞着食。每人全帶了顆希求光明的心，常在陌生的異鄉的樹林裏休息，破舊的廟的台階上睡覺；雖然是受盡了人們的白眼，和那富有者無情的唾罵；而這饑饉的一羣，可仍然老實地活着。

差不多算用了半生的氣力，老人才支撐起樹立在異鄉的這個家。然而現今不正是來了像那時一樣地繼續到三四個月以上的旱天嗎？兒子早在嚙嚙了，能敢預料不久的將來，自己不帶着兒子丟開這甜密的家嗎？

前途的陰暗，使老人聯想起自家命運的不幸！取過旱烟袋，裝滿了煙葉，使着勁兒，找尋麻
醉似地抽着。

三

銅鑼一響，村裏的男人們都從樹脚下跳將起來，老人慌張地丟開旱烟袋，集合棧地大家站攏
來，十多個男子漢，在老人背後跟隨着。遲遲地，宛若參加進行着的被難者的葬儀：大家垂着頭
，眉梢蹙着。

對準塘裏的孩子們，後面兩個男子漢暴戾地嚷道：

「滾開去吓，餓不死的小雞種！」

孩子們一聲不響，一個個，偷偷地溜掉！

到十字路口，由老人燃起三十響的炮竹，乒乓聲裏，大家不約而同地跪下來。遵從着傳統的
禮儀：虔誠地半閉起眼珠，視線移往地下；攏起五指，垂直了一雙胳膊。散漫且無秩序地這批祈
求者，全具着一式一樣的姿勢。

老人懇切地哀禱着：

「天哪！你可憐可憐我們罷！我們村裏三十來口全是好人呵。我們中不會有一個人做過歹事，我們人老幾輩全是窮人，靠着膀子，靠着勤勞喫飯的。天哪！盼望你睜下眼睛罷！您是最公平最慈愛的，祇求您下一場雨呵，再不落一點，我們將不能活下去了！……您落罷，祇一場，我們決計燒三十斤重的香！」

真實地，老人吐着沉重的字句。

幾個年紀較長的人，嘴巴微動，彷彿和老人一樣地在禱告。

洞紅的太陽正爬到天空中央，毒辣地用着他那火熱的淫威，烤着大地，烤着人們。

當紫銅色的人們給炙得騰起熱氣時，面孔上，胳膊上匯成了汗的流，從鼻的兩側到下頰，從肩頭到手梢。流着流着，大粒地滾在面上。

十來個，一點沒有動靜，是在聽着殘酷的命運的宰割呵！灼燒着，太陽對於他們始終是無情的。

懂事的蟬兒又開始了它的叫喚。

路旁槐樹的葉子，青黃參半，熱風吹來徐徐搖擺着龍鍾的枝梢。

「嘩！」

出老人意外地，有位年輕的祈禱者動了動身體，鬆口氣。這舉動使老人很覺驚奇，心的不誠是於禱告有害的，因之，老人惡意地瞧他一眼。那年輕人可泰然地並不理會。

事實的不兌現，自然容易動搖起堅實的信念。他們真實，二十天如一日地跪在那裏。每天由正午時直跪到下午三點。可是二十天來曾經落過一次雨嗎？如果天真有靈驗的話，能會沒一點同情的感動嗎？

跪着的原意是爲了祈雨——
而偏沒有雨水臨到人間！

在結束了第二次禱告之後，被派作進城去探聽消息的老人的兒子，正由南面走上來。這是位出入過多次戰壕而不相信鬼神的退伍兵；長輩的稱呼爲「妖孽」的年輕人。老人適纔的怒氣正愁沒處發洩，兒子一來，將怒氣就全數地集注在他身上。

「劣種！還不跪下來！」

兒子沒誠意地胡亂地蹲下來。

老人簡直咆哮着了：

「臉朝南哪，劣種！」罵過兒子又望了望那位年輕人。

理智使他記起了在天籟面前不允許暴燥；於是，他又半閉起眼睛，垂直了雙手，恢復起他自家認為真誠的姿態。

四

黃昏剛佔領了田野的時候，禾場上聚滿了乘涼的人。

老人的兒子作着手勢，申述着上午在城裏聽來的消息。

「我們這兒朝北，已經有一百多村沒有人烟了！」

「聽他鬼扯罷！」老人不相信地辯駁着。

「是真的。」

「有憑據嗎？」

「登在報上，人家調查過的。」

「唔！」老人不服氣地「你會說！」

另一個年輕人不平地插句嘴：

「老伯伯，人家是不能硬等着餓死的！」

老人這纔不強辯了。

若不是處於不得已的情景，誰願意就那末輕易地離開自己的家呵！做兒子的說着，誰不是流了多少滴的眼淚，下了百二十回決心，百二十回勇氣；直到實在不能維持一天一頓保着生命殘喘的稀飯，才攬着老少，啼哭地離去那有着數十年生活印痕的家。

「就打我們走，又到那兒去呢？」

「南鄉呵！」

做兒子的從容地回答。

雖說，南鄉並不是他們理想中的福地，雖說，南鄉的光景並不十分平安；然而南鄉人不愁喫的，南鄉人有豐富的同情心；尤其對於他們這一羣，更具有真實的親切與友愛。

「放什麼狗屁！」

重重地吐口痰，老人罵着兒子。南鄉於他們好的，老人明白。可是南鄉多不老實人；兒子是位強悍傢伙，是不能放他去的，如果去了準不會回轉來的。

「老伯伯，我們說我們的呵！」

聽了這，老人感到沒趣地走去。在一棵老桑樹根旁坐下來。

起了風，漸漸地黑暗代替了黃昏。在沒有雲與星的夜空裏，風不休止地刮着。這給人一線希望的夏夜的風呵，吹退了蘊藏在人們心境內的不安，吹散了結在人們腦海裏的憂慮，吹起了人們失望中的企望來了。小鬍子下老人綻開一線希望的笑。

「看，雨快來了！」他自語地「天是有眼睛的。」

去年麥前的雨水，不完全是祈求下來的嗎？祇要心誠，總有一天，老天爺會明白。老人想着。去年麥季的豐收，今年收穫得可觀的大小麥，雖然幾乎是悉數還了債，而吃的還得高粱來補充，然而累年的債務總算償清三分之一了；再過上二三年，債不就可以全數付清了嗎。

下半年的食糧已經完全寄托在高粱身上，而這生命線是呈着凋萎狀態的；就是說：高粱需要着多量的雨水呵。今晚這樣陰暗的大風的夜，也許是雨來的先兆罷！

帶了顆愉快的心；老人向着年輕人的層中踱來。他們那一個也不理睬他，祇把五六對眼珠子癡視着那被叫作「妖孽」的人。

「人家不愁喫的，」做兒子的人說着，「祇是活兒險些苦些，不過像我們這樣人到那兒才不苦哪。」

並且，他說；他決不甘願餓死，他一定要到那兒去。父母能同去那就更好；縱不然，他自己

也得去一趟，連點糧食回來。

「人家會給我們東西嗎？」

「肯的。」

他告訴他的伙伴們，人家肯的；人家對於他們，特別地表示親愛與歡迎。

「要是你真心情願跟他們一塊兒，常獸在那兒都可以。」

「難道人家幾千萬個全是一條心嗎？」別一個問道。

「是的呵。」

「如果我們也是這樣子，怕也不會受餓的了！」

「對——」

沒待話答完，老人就接上腔了，

「說鬼話嗎？賊眉賊眼地！怕什麼？沒瞧見天嗎？說不定今天夜裏就要下雨；連陰個三五

天，還怕沒喫的？就打沒了喫的，有人會放糧呵！」老人用着安慰人的聲調，「離開這兒幹麼

五

半月的日子滑過去，可仍然見不着「天雨」！

天時可依然背謬了老人的理想，連續的熱天乾涸了塘裏僅存的那點兒水。

蟬兒可憐見地吱吱着，青蛙再也揚不起它的歌噪。

正午一到，老人照例地跪在路口，背誦着祈辭，陪伴汗流，他淌下了眼淚！真實可敬的老人一直延續着他的祈禱，可是這會兒祇孤獨地剩下他一個人了！懷了顆還留着一點殘餘的希望底心回到村裏時，這連孩子們啼哭的聲音全沒了的村落呵，使老人開始感到祈求的沒用和「妖孽」的話不全然是放狗屁了。

「妖孽」臨走的前一晚，爲了想和老人一同走，善言地勸導着，那知却正相反地遭受到老人的咒罵，立刻，「妖孽」不就厲顏厲色地嚷着嗎：

「您不走我們走！硬等着餓死嗎，糧食只剩下那麼一點！想等人家救你嗎？到那時怕已變成骷髏了。」

老人給氣瞪了眼，頸子周圍的筋暴張着，走開去。

天沒明就失了兒子！

別的鄰舍們也和兒子一樣地，爲了怕聽老人慈愛的勸言，白晝裏總說着不走，然而一到夜深，村裏再也摸不著他們的影子。

荒涼的村落！

荒涼的田野呵！

高粱已然是沒有水分的植物了！黃了葉子，殭立在地面上。七月的太陽高高地，散佈着毒烈的熱火，狡譎的魔王般地向着人間冷笑，踐踏着高粱——踐踏着北國的農民們生命的維繫。

期待着高粱來補充食糧是再沒有可能！

兒子的走，原不過是希望給老人一個小小地打擊，十數天後帶點糧食回來，再重新勸老人一塊兒出發。

十天已經過去——

老人期待着的放賑的可老未見下鄉；

兒子也沒轉來。生活實在不能再使老人苟安時，也祇有又洒着眼淚離開了這個家。攜着老伴，慢吞吞地在一樣荒涼的郊外拐着。

三天後，在另一個沒有人烟的荒村附近，有一對老夫婦倒斃在地上，橫着屍體，口內吐出黃水。

高高地，那毒烈的炙人的太陽向人間冷笑着。

文壇偶語

巴山

某刊物登透梅郎赴蘇俄一文，開頭說道，「日本的支那通傾倒於梅郎的自製古舞之下，氣類

相應，原不是奇怪的事；金迷紙醉的美國人生活無聊極了，當然像嗜着了異味似的歡喜。於是而

梅郎到日本，到美國，生意都很好做的。」題目是透梅郎赴蘇俄，可是，批評了日本，批評了美

國，蘇俄却沒下文。聰明人真是值得佩服。

路

跟着太陽一道兒起，一道兒落，
倦困的五月，

拉長了白晝，也就

拉長了他們的工作——

在這曠野的亞細亞的一角裏：

太陽像是生了氣；

狠命地炙烤着廣漠的大地；

焦黃了的赤土，

番草

——那是枯瘦的大地底皮，
放射着殘酷的炎熱。

稀毛禿一般的玉蜀黍與亞麻

枯囊地顫抖着，被熱得

捲縮着貧血的花與葉。

粒粒的沙，

迸炸着明亮的小火花。

暴燥的風裹着灰，

像是餓瘋了的狼

向四下裏吹……

吹過了一帶憔悴的山丘——

一些大地的乾癟的焦瘤；

沙黃色的苦悶

掩沒了樹木的綠，草的青。

山脚下，凸起了高高的埂——

那是一條路，

一條沒有完成的路，

在那兒有一羣人。

他們，百十來個，

全都是赤裸着上身，

那被風吹，雨打，太陽晒

所鍛鍊成的

古銅的臂與背

暴漲着鋼絲的筋。

忍受着饑餓，忍受着渴，

忍受着火一般的炎熱，

讓日光的尖針

往粗黑的皮膚裏戳……

一個人

拖着——一條粗短的影；

都不作聲，

他們將全部的靈魂

交給了工作。

在前頭，有一些人，

使勁地將尖銳的鶴嘴鋤

往山坡上掘；

呵，攪着，攪着，
攪落了結實的土塊，
攪碎了頑強的石崖
進行着艱苦的開拓。
又有一些，
担着沉重的泥箕，
排成了齊整的行列，
像是水車，
不停息地流轉着。
一担担的泥
填高了寬闊的路基；
同時，在他們的肩
上被扁担軋傷了的紫紅的創疤
也就高高地腫起了。

最後的，是一羣人
拖着巨大的石滾；
他們的肩與胸膛
被粗牢的麻繩
扣出了鮮紅的血痕，
更被鹹的汗水淹着
像刀割了一般的痛。
他們掙扎地前進着，
火熱的大地
焙烙着他們的腳心……
他們要將路輾平。
使他們的路結實，平穩，
就是他們的使命；
也就是一段工作的完成。

啊啊！在他們

工作就是生活；

而他們的工作

是要創造新的大陸。

向後面看：

那是通達到大地的邊沿的

正直的路的伸展；

而他們的前面

却是一重重的水，一重重的山……

那是一重重的艱難。

但是，他們從生命裏壓榨着力，

要將他們的路築完。

太陽落下了山，

落到了世界的那邊；

他們工作的重担

也就卸下了肩……

他們像要溶解似地疲倦，

拖着沉重的脚步，

來到了小河邊。

脫得精光的，跳下了河，

激起了污濁的淺波；

讓那晒熱了的水

洗滌他們一身健康的赤裸。

不在意地，從嘴裏

流出了家鄉的歌。

過一會，爬上了岸；

平漠的沙灘

是他們偉大的褥毯。

有的枕着鋤，有的枕着鏟，

伸張着腿，伸張着臂，

像是樹伸張着枝幹，

仰望着高深的天。

天上的星

化作了他們的女人們與孩子們

期望著的眼睛。

有許多的事情。

夜一般地

爬進了他們的心。

有一些人輪到了班，

該去做大家的晚餐；

於是，一團黑聚集在山坡，

掘了個野灶，放上了鍋，

生起了熊熊的火。

火冒着濃密的白烟，

在火邊，一羣人

被火光映出了剪影的側面

像是圖畫裏的惡魔。

趁着月亮的光，

他們盛起了熱蒸的菜湯，

嚼着煤塊般的乾糧；

是的，他們是機器，

要加上了煤

才能燃燒出新的力量。

吃過了飯，有的鑽進了草棚，

做着不透風的夢；

夢裏有他們的家鄉，
夢裏有黃河的水的汪洋，
在那狂流裏，他們的母親大地，
與大地上他們的家，他們的園林，
他們那生着幾百代的根的古老的人生……
都被淹沒了，滅亡了！
有一些，圍坐在河邊，
望着天邊的流星，
望着河上的飛螢，
閑散地談着天……
有一些，沉默地抽着烟，
一顆微弱的紅光
映出了一張陰鬱的臉。
到後來，夜已經深，

在大地上只有粗重的、聲，
間或地夾雜着一些聽不清的夢話，
和一些咳嗽，一些呻吟……
呵，大地是睡眠了！
等到了明天，
他們
跟着太陽一道兒爬起來。
抖去了睡眠，抖去了夢，
激漲着一身的勁，
扛起了工作的傢伙——
這是一天的展開。……

廟祝老六

方之中

在冉冉的綠蔭叢中，現出有如希臘式底宮殿的一角，角上站立着的鯨魚，尙峭峻地撐起殘廢身子和霜雪風雨抗戰，因為它置身在萬綠叢中，就如挺立在碧荷萬頃中的一朵出水芙蓉那樣誘人注目，當人們從迢遙的山下矚望的時候。

這是一所婆婆的古廟，也是廟祝老六衣食的根源，古廟的存在，也就是他的生命的存在。

廟祝老六沒有誰能知道他的確實籍貫，據說他是逃荒來的，李主持收留他的時候，他還年青；他的工作，是燒飯掃地，上香點燈，敲鐘鳴鼓，一直到李主持『羽化』，他承受這分遺產而至鬚髮斑白和古廟一樣婆婆的現在，這工作在質上沒有改變，而在量上更有增無減，尤其在李主持死後，偌大的一所古廟，只有他一人，更平添了孤寂之感。

八一上了年紀，『孤老』的恐怖，便襲上心頭，不知他是否思家，更不知他是否有家？——每逢香客不來，遊人絕跡，他總是背着雙手，在廟前兩株古槐旁踱來踱去，意念集中腦神經系上在徘徊，在摸索；誰知道他的心事，恐怕祇有神龕裏兀坐的馬四將軍才能知道呢！——連他自己也這樣相信。

一到夜來，黑壓壓的叢林，包圍了整個古廟，黑黝黝的氛圍，籠罩了整個宮殿，祇有神座前和廟祝老六的床面前兩盞孤燈，伴着整個古廟到天明。

廟祝老六的寒癆病，尤其是冬夜咳嗽得更厲害，幾乎成夜睡不着覺。在夜裏，從小窗中有許多聲音滲入他耳中：山風掃過森林發出沙沙的響，他立刻感覺寒氣的加重明早難于起床，同時被子變得像鐵，身上暖意更少；巢鳥唧啾或飛鳴，他知道那是爭巢和奪食，或是什麼東西驚動了牠們；最怕聽的是夜鷹了，照俗例這是一種不祥之鳥。當它啾啾地悲啼時，本境裏不是遭劫，就要死人。他只希望本境裏清吉平安，那末就有許多『信士』來燒香了愿，再不然就多有幾個人生病，經過馬四將軍符水一滴，百病消除，那也是要酬答馬將軍的恩德的；至于死了人呢，因為他不是和尚道士，誦經拜懺，這是沒有他的分兒的，所以他一聽見夜鷹悲啼，心裏便格外悵悵。在屋子裏就有兩件事夠他担心事了：一種是各處的響聲，他對於這，有兩種猜測，不是鬼，就是強盜。

因為神壇古廟是裝鬼的；有着神在身邊，他自然不怕鬼。除開鬼，他便疑到強盜了，於是側耳傾聽有無脚步声，他相信鬼走路，脚是不着地的，假如地面起了吱吱，他得爬起來察看了，這不是怕偷去自己四季咸宜的一單一被兩件油衲襖，而是怕損失神座前那些錫質燈柱蠟台，留過錯給廟衆敲碎自己的老飯碗。另一種是神龕上油燈的爆炸，因為神龕，神帳，和神像，全是引火物，他怕火花飛濺，延燒起來，連自己也會葬入火窟中；所以當他從木板裏面一聽到燈花爆炸，立刻得起身窺探究竟。

他的工作既這樣繁重，可是在人們看來，却以為這是優缺。因為每逢五，八，臘，（五月端陽，八月中秋，臘月年節）三季有一筆收入，——這是患者了愿的季節，那時，燈油用大缸裝；鞭炮多了，從劈拍聲內偷些出來；蠟燭燒過一點便吹熄，淨香抱往「化錢爐」時使用鞭炮紙屑換出來；此外檀香，黃紙，三牲與淨酒，這是乾落；遇到大愿，在「利市」上慷慨的香客，有出一千，或二千的；就是小愿，至少也有兩百或五百文。這三季好像農民的秋收登場，其餘月份，完全靠這收穫來生活。廟祝老六對這財產的處理方法是：把蠟燭留到沒有燈油時來點，把鞭炮香紙批與鎮上雜貨店去發賣。所以人們當這季節過去，都異口同聲地說廟祝老六有吃有用了，同時他自己在這節前節後，只要你跑上廟裏，總也可看到他一副笑容可掬的臉子。

這收穫的豐歉，全視神的靈驗與否。馬將軍交了紅運三十年，就牢繫了廟祝老六的兩足，其實他舍此也無路可走。照人的交運常規計算，他應該『倒運』了，他的『倒運』，也即是廟祝老六的倒運，所以這個惡音之鼠，無時不在廟祝老六的心階上跳來躍去，支配他的靈魂。果然，漸漸地這惡運並不原諒他精神的顛悖，早晚的新禱而遠去，——漸漸地平常香火，也全需自己掏腰包來維持了，特別是今年，譚家沖鑼鼓喧天地請他金身下山去求雨，一連七日，神像都晒裂了頭皮，依然點滴未降，結果冷落地背着金身送它回來；六月裏江水泛漲，白沙洲也許下建醮七日的大愿，但隄防終于潰決，全洲陸沉于浩淼的濤波中。因此，自後鄉民彷彿連買香紙的錢都缺乏了，常有的抽籤問卦也稀罕了，到了五八臘三季，情景簡直和平常一般淒涼。

『神靈廟祝肥，』廟祝老六老唸着這一句古語。眼前全部生財，全都破產，生活的威脅，使他改變了對神的虔敬而為惱怒了。起先，他尚只用口咀咒，後來索性動手敲打了，枯焦的眉睫毛一縷縷地，擎起一隻擊鐘的木槌，對準馬將軍的額準上狂擊着，木槌落下一次，詈語隨之而出，他以爲神始有靈，譴他一場疾病或挫折，他甯願長跼神座前深悟地懺悔過去的罪孽，而將來的勝利，仍是屬于自己的。可是木槌儘管在它額準上波羅波羅地響着，把晒裂的小縫漸漸拉長了，可是仍然證明不出神靈之所在。

「真的倒運了！真的離我遠去了！」

他顫着絕望的調子放下「欺神滅像」的木槌。

歷來廟中的晨鐘暮鼓，已成了山下人們作息的準繩，而現在呢，早晚的上香點燈，鳴鐘擊鼓也失時了，這並不是他疏懶，一來淨香燈油斷絕了來源，連從前的殘燭也燒盡了，二來他也再喚不回那種興趣，因為自己一天兩頓稀粥，還是「化緣」得來。

於是塵灰蛛網布滿了神像和神龕的角落；香案上積疊的細塵，足有一寸來厚；有時廟祝老六拿着掃帚橫掃一陣，以避廟衆的耳目，但一踏進門，不是香烟的繚繞而是霉氣的氤氳，台階上叢生着綠苔，許多滑虫爬來爬去；室內找不出鞭炮紙屑，但見耗子白晝在殿前橫行高歌；至于室外的空地上，雜草闌茸地給小徑掩沒了，一交冬令，便蕭蕭地摔在廟前。

廟祝老六瞧見四週的榮枯，正和自己的榮枯一樣，所以在空地上徘徊的時候更多了，特別是冬天，當太陽閃在高空，他便在這草地上出現了，他照準那些萎草踐踏着，細細地踐踏着，踏平那些萎草，就彷彿撕毀他的生命那般痛快，——他對自己的生命委實起了憎恨。同時他在摸索着冥想。他是否思家，他是否有家，誰是他的知己？連馬四將軍也遺棄他了！

是臘盡的一天早晨，廟祝老六懷着僥倖心理掙起床來，痰咯咯地燒熱了洗臉水，又去打掃神

座前的一切，把存放了幾個月的一對臘燭，點起代燈，也許太陳舊了吧，燭油發出一炸一炸的聲音。

一切都佈置妥貼了，廟祝老六坐在大門後一把竹椅上等待着，他低頭咳嗽一回，又忍往鼻尖的氣去細聽外面有無鑼鼓聲和脚步声，然而沒有，甚至往年山下居民『忙年』的確磨聲也全沉寂了。痰結壓着失望又湧上來，他接連咳出一大堆灰白色的痰沫。

紅日從叢林隙裏射到鯊魚的缺尾上，左側小徑上纔走來一個香客。他僅帶來幾根香，一對燭，和一架文武鞭，三牲和淨酒都沒有。啖素多時的廟祝老六希望在今天開點暈，作算一年到尾的最後點綴，也告失敗。香客拜跪畢，他便開始質問：

「你真粗心！怎麼三牲淨酒都不帶點來？難道你們過年，菩薩不過年嗎？」

他抱着菩薩說話，真是光明正大！

「老公公，並非我的粗心；實在這點買香紙的錢，還是一個一個積下來的，——積聚好久才能了這個心願。從大水後，人們不是染疫死了，就來逃到他鄉去了，我們一家三口人，全靠每天弄斤把魚活到現在。過年？真是說天話，這從那裏說起！」

從香客的答話，知道他是水鄉人。廟祝瞪一瞪眼睛，又咳出一口濃痰，覺得神壇裏不好吐，

又吞了下去：

「是啊！去年短收，今年又是水旱，世情不好，菩薩也倒霉了呢！」

與其說是菩薩倒霉，倒不如說是自己的倒霉來得實在，然而吃神飯的人，說話把菩薩擺在前面，總覺來得正當些。

「去年短收，捐稅還是那樣重，今年大水，據說有賑濟，可是直到如今，還沒看見什麼，真是，我們快餓死了！」香客蹙着額。

「餓死？我也要餓死了！前些時，我在旱鄉裏「化緣」化了一個大圈才掙來兩升米，旱鄉裏也同你們水鄉裏一樣，人全跑光了，你瞧，往年到了今天，山下的確磨響的哇哇叫，現在簡直像睡着了！」

說着，他拉着香客去到前進關帝殿前，手指着山下那些破落的屋子。那些屋子既沒有炊煙，也沒有人影！

香客給了他十個大個子的「利市」便點頭去了。他心下嫌少，但也覺得不好再說什麼，只連忙跑進馬將軍殿前吹熄那對燒過半截的臘燭，以備不時之需。

一天到晚，就只有這麼一個香客，他的收穫，也祇有十個大個子，一對殘燭。

傍晚，他喝了一碗稀飯，在神案上點了未燒盡的一支殘燭，便睡去了。風是狂刮着，一切聲響，和從前一樣，但他沒有耐心再聽了，他覺得即是強盜偷去那兩對燈柱臘台，反正賣也沒有受主，否則自己早就變賣了，還能留存到今天？他心裏有一個回憶佔領着：那就是五八臘這三個豐收季節，在這一天他總是要請兩個人幫助他的。將近丑時的當兒，鑼鼓聲便從遠處隱隱地透進廟來，那不止一處，因為各方都有「沐恩弟子」尤其是湖北人的特性做事好爭先，所以大家都以燒早香為榮，一到寅時，廟內的鞭竹聲就連綿不斷了，接着鑼鼓聲，一家，兩家，三家，就接踵而至了，於是人的擁擠和嘈雜，鞭炮的碰炸，香烟的縹渺，整個廟子，都沉淪在煖流中，這樣一直到夕陽避入山外，招待的人才得空閒，而他自己也有吃有用了。現在呢？……於是他把心書再翻過去一頁，年輕時逃荒的情景，以及李住持的收留和他死後的那幾年生活，他撫摸了一下自己的胸膛，暗暗地感嘆：「從災荒中生，又從災荒中死！」

冷鐵似的被子壓着他，死寂的空氣包圍着他，終於他沉入昏眠狀態中了。

不知何時風把燭火刮上了神帳，一時火勢熊熊地延到屋頂，靜靜的山下，也不見有半個人來搶救。廟祝老六，就幸福地一同和馬四將軍昇天了。從此再不見鯨魚屹然聳立在綠蔭叢中，也不見廟祝老六在兩株古槐旁徘徊，祇有一堆劫灰，殘留在再生的春草堆裏！

作家的主觀與社會的客觀

蘇汶

文藝作品，是作家借用了社會的（人生的；本文中說到『社會的』就包含了『人生的』這一層意義，下面不一一重複的寫）客觀事實來表現自己的主觀的。

先借旁的東西來作一個淺顯的說明。

繪畫是一種高級的藝術；攝影，據一般看來，彷彿祇是一種較低級的藝術，有時候甚至不是藝術，至少，它是比不上繪畫的。但，如果根據藝術品應該忠實的表現客觀事物的理論，那麼無論如何，攝影是比繪畫表現得更真切，而且更近乎客觀；照這樣要在平面上表現事物，在沒有攝影的時候，我們祇能借重繪畫，有了攝影，繪畫是早就應該被淘汰了，而事實上為什麼一般人反會把攝影視為是較低級的藝術，或甚至不是藝術呢？這秘密不僅僅是在一個是用手，一個是用機

械，機械是工具，什麼藝術的製作都是離不開工具的；而是在，攝影通常祇是事物的客觀，而繪畫，在事物的客觀之外，還加進作者的主觀去；甚至可以說，是在於繪畫裏的客觀是經過了作者的主觀的修改。（這修改不就是一般所謂「歪曲」，下文當有說明。）這種主觀的成份，有時候是被稱為作家的思想，感情，等等，但如果要想一個能夠包羅一切的說法，我們最好是稱之為「藝術家的靈魂」。這藝術家的靈魂決定着作者對於客觀事物的選擇，配置，以及表現法；這藝術家的靈魂就成為藝術品的靈魂。Mona Lisa 並不是當時的一位漂亮的少婦的肖像畫，Mona Lisa 並不因為畫得像真而偉大，它是因為表現了畫家的人生理想而纔偉大的。有時候，一幅攝影也可以獲得藝術品的資格，那是因為事物的選擇與配置，以及光線的角度與強弱等等，有了作者的主觀放進去的緣故。但攝影究竟因為工具太多限制性，作者不容易很自由的發揮，因此，成為藝術品的機會也就比較的少了。

用繪畫和攝影的分別來推證，文藝作品，在作為一種藝術品的場合，也完全是一個樣子。作家的靈魂，那纔是使作品成為藝術品的要素。

近來任何人都能說，文藝是表現社會客觀的；比較的進一步，一般也大都能明白，社會客觀要通過作家的主觀纔可能表現到作品裏去。但是，很少人能瞭解，這作品之成為藝術品，關鍵並

不是在表現客觀這一件事，而是在通過作家主觀的這一個『通過』的過程。在任何文藝作品裏，客觀總或多或少的被表現着；但同時，在任何文藝作品裏，無可諱言而且不必諱言，客觀總或多或少的被修改着。羅曼主義者並不是在說謊，寫實主義者也並不是在記實，而他們的作品同樣的可以成爲表現作者的靈魂的，有生命的藝術品。

在一件文藝作品中，客觀描寫的成份，以及主觀表現的成份，雖然是像化合物似的併在一起，但經過精密的分拆，這二者自然也可以清楚的辨別出來。照通常的例，如果一部小說，在達到了故事的焦點的部分，往往總是作者加上最濃厚的主觀的渲染的部分；有時候，別人如果把焦點所在處（通常是在末尾）加以改寫，便簡直可以把全篇的主題完全換過一個樣子。但是，如果是一個真實的作家，他卻無論如何不會對這改寫表示贊同；他是完全爲要有這麼一個焦點而纔來寫這麼一篇文字的。他的企圖決不是要報告一個事實，而是要借這事實來表現他自己的人生觀或宇宙觀；祇有在這上面，是有着他的靈魂的存在的。

卽在文藝作品的讀者方面也是一樣。我們對作品也並不祇要求它報告一個事實；我們同時還要求着作者對這事實的理解，的分拆，的感應，以及對於未來的啓示。我們這種要求是正當的。因此，我們才有文藝作品是人生的啓示，人生的感應，人生的批評，這許多說法。不過我們要知道

，作家對於人生的感應等等，是存在於作家的主觀上，並非存在於客觀的事實上。

近來許多批評家或理論家對文藝作品要求不但要表現客觀事實，而還要透視到事實的本質去。這種要求當然也同樣是正當的。不過，所謂透視到事實的本質去的一回事，那已經完全是作家的主觀在那裏作用了：這就是包含着作家的理解，分拆，感應，等等；這就是完全種根於作家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上面的。因此，那些理論家或批評家如果自己預先肯定了祇有某一種本質的認識是對的，然後再來向文藝作品要求，合乎他的預定的承認，不合他的預定的便認為不滿足，那就完全另一回事了：作這樣要求的，實際上就等於叫文藝作家不准有自己的人生觀或宇宙觀，也就等於鼓勵藝術家喪失自己的靈魂。

藝術家的靈魂無論如何應該是獨立的，自由的，不應該是向別人借來的。

上述的那些理論家或批評家，因為自己先預定了一個狹小的標準，對作家選擇題材的監督是頗為嚴厲的。他們時常說舊（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作家對題材是「亂抓」，其實這說法是少有點幼稚。他們自己在做案子清一色，卻以為別人留起萬子筒子都不對；他們不知道萬子筒子對自己是沒用，對別人卻是有用的。託爾斯泰，他一貫的選擇着可以放進他的人道主義精神去的題材，他是亂抓的嗎？莫泊桑，在他的重要作品裏，他一貫的選擇着可以施行辛辣的人生諷刺的對

象，他是亂抓的嗎？不一定是舊寫實主義者，實際上是每一個有自己的人生觀宇宙觀的作家對題材都不會是亂抓，不過他抓的標準是自己的標準，而不是別人的標準罷了。

我們所要求於文藝作家的表現的真實，主要的就是這一種主觀上的真實。

在這裏，自然有人會進一步的責問：

「照你這樣說，社會客觀的真實表現是可以不要了嗎？作家可以自由的說謊，可以自由的把客觀來歪曲嗎？文藝根本不需要擔負表現生活的使命了嗎？」

爲解釋這一點，我首先要問：藝術家的靈魂，即作家的人生觀宇宙觀這一類東西，它們本身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在這裏，我知道馬上有人會回答是「階級性」，對於這個命題，我打算另外用個獨立的題目來說，不在這裏枝節。）這些東西極少成份是先天的，（譬如遺傳），主要當然是後天的，這不成問題；所謂後天的，就等說是環境所造成。環境不就是社會的客觀嗎？既然作家的主觀本身就是社會的客觀的產物，既然作家的宇宙觀人生觀等等，是他接觸到的客觀人生的總和所不知不覺的形成的，而且他選擇的題材，也很自然的是那些形成他的宇宙觀人生觀等等的人生總和，那麼作家的主觀和社會的客觀這二者，根本無須乎作家去關心，便會有一個很自然的結合。作家作主觀的表現並不是說謊，並不是歪曲了客觀，因有他的主觀本身就是一個有來

跡去脈的，跟客觀結合着的，真實的存在；而且定要對自己的主觀非常的真實，他纔能免於說謊，免於把客觀來歪曲的。因為在真實的主觀裏纔有真實的客觀。

社會的客觀造成作家的主觀，作家再憑這主觀的標準到社會生活中去找尋表現的對象，再經過選擇，捨棄，排列，布置，把他特別着眼的地方來誇張，像這樣的使原料製成自己的東西，然後把它寫出來，這是一篇作品產生的必然過程。所謂作家的主觀在修改着社會的客觀這件事是應該這樣理解的；而同時，作家的主觀可能也時時刻刻在受着社會客觀的修改，因為這可能是一種流動體，不一定永遠固定。

作家的主觀自然不會是人人一樣。但，這既然種根於社會的客觀，同一個社會客觀爲什麼會產生出不同的主觀來呢？這質問自然也是不能少的。

在這裏，我們應當先首理解，所謂文藝表現社會，是用怎樣一種方式來表現的？有人希望一個單獨的作家，或者一篇單獨的作品，能夠表現社會的全體，這是一種癡迷的希望。從古到今，像這樣的作家，像這樣的作品，是絕對未曾有過的，而將來也恐怕未必會有。所謂文藝表現社會，是應該由一時代的文藝作品的總量共同的擔負起這個責任來的，一個單獨的作家，或一篇單獨的作品，是必然的祇可能表現他自己所能表現的一方面或一部分。

同時，我們還應該知道，社會的客觀也決不是單純的東西，它本身就是複雜，錯綜，多方面，各方面像是充滿了矛盾而實際上是互相結合着。把它看作單純的，無論是根據那一種自信非常健全的立場，都祇是看到極片面的一部分；社會生活的全部，決不是一個人的短短的生命所能完全體驗得到的。它要被表現在文藝作品裏，是祇有經過同樣是複雜，錯綜，多方面，而且充滿了矛盾的，各個作家的不同的主觀纔屬可能。而且，作家主觀之不同這一事實，也正足以說明社會是複雜而又錯綜的。不同是當然的事，如果一樣，那倒是反常的事了。

各個作家的主觀固然是不同，但這些不同，都不能認為是互相排斥的，實際上，它們可以互相說明，互相補充着。對一個事物，我們必需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加以觀察，才能得其真相；對於社會這個更複雜的事物，每一個文藝作家的主觀就各自供給了一個不同的觀察的角度，而這種根據不同角度的觀察，那才是整個社會最近乎真實的可能的表現。

照這樣，我們看到：作家主觀的真實和社會客觀的真實這二者，雖然表面上是顯得互相分離，甚至衝突，但經過精密的分拆，它們是很自然的調和着的。

附記：近來時常想把自己對文藝理論的幾個基本問題的認識，能夠有系統的寫出來；這樣打

算，動機並非想成一家言，不過究竟算是苦苦地思索過，跟朋友們熱烈地討論過，而且現在的確還這樣相信着，即使多少有點『敵帶自珍』之意。但，要馬上作出個周密的體系，卻又是談何容易的事，又恐怕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兩方面都辦不到。現在，我改變了打算，預備先把整個問題分成許多小題目，陸續來說，每個題目，都互相補充，互相說明，到將來再等系統整理的機會。我不避免跟往日說過的話重複，亦不避免跟往日說過的話不同；總之，我說出了一個現在的想法而已。上面那篇文章是個開，始但人事不常，我這一番小小的心願不知要到何年何月纔能了却呢！四月二十三日蘇汶記。

文壇偶語

巴山

提起化名的問題，我最佩服張光人先生的用法。造謠中傷破壞別人的名譽者，用一化名，站在「前進」的立場上發表具有理論領導之作用的論文者又用一化名，翻譯反「前進」的社會民主黨的論文者，又用一化名。化名於他成了一架左右逢源名利雙收的法寶。而且就連參加「前進」的陣營的名字，亦竟用的是化名，這法實更加佛法無邊了。

長春道中

戴平萬

在瀋陽逗留了些時，接到哈爾濱朋友的好幾次來信，催迫我到哈埠那裏去逛逛；同時又介紹了一位要上哈爾濱念書的女學生，作我的嚮導，因為她是到過哈埠的。

不知道怎地，原想乘急行列車到長春轉中東路南線的，可是等到火車開後才知道錯乘了緩車。這緩車，正像我的嚮導所描寫的，真是一有站皆停，無車不緩了。好在我這嚮導倒是個活潑的健談者，一夜的緩車不至於太討厭。

首先，她約定我整夜不許瞌睡，一早還要跑到車台上去瞧那大平原日出的曉景。其次，她開始窮究着我的身世，真是問到我有點窮，無法對付，不得不像作小說那樣，替自己創造了一個細詳的故事，這才滿足了她。原來天真的她是用那種讀小說的心情在打聽一個人的身世的。然而，

她又問：

「爲甚麼你想到東北，可是因爲東北給日本人佔了才惹起你的注意？」

她這話裏有刺，而我却厚着臉說：「當然啦，人總是失掉了羊才會去修補羊牢的。」

可是，她好像沒有聽到我的話，而自己低聲地笑了，眼睛朝着斜對面望去。

在我們的斜對面，坐着一對暑假回家的男女中學生，有說有笑，那樣地親密。好像一對情人。他們有時也注視着我們。可是給我的嚮導發覺了，她使用威脅的眼光打擊他們，一直打擊到他們總退却。這是我的嚮導打退了他們之後才告訴我的。

「爲甚麼他們四隻眼睛會輸給我兩隻？」她在得意。

「因爲你是哈爾濱的女學生，比較更都市化，所以贏了他們。」我逗她。

還沒有等她來得及回駁的時候，斜對面的女學生忽然高聲道：

「不，不上你家，我到站一直坐馬車回去，天亮可到家的。」

「不過，不過夜裏走路，可不大妥罷？要是出了岔子，才遭罪呢。你老是性急！」

「怎不急呢！早點聽見媽媽，可不樂嗎？」

這話惹得全車箱的旅客都笑起來。雖然那女學生漲紅了臉兒，也沒辦法挽回了。

這時候，火車的哨子急叫了起來。那尖利的聲音，像快刀一樣，裂破了靜肅的夜空，令人吃了一嚇。我伸長脖子往外望，瞧見那黑暗的原野中，穩穩地閃着幾點燈光，倒有點像漁火。一會兒，燈火漸漸地多起來，也變得大了，大得像眼睛，像在盼望遊子歸來的熱情的眼睛。我不禁也回味着剛才惹人失笑的那女學生的說話，感到一種飄零的悵惘。

在站夫的喇叭管放出「四平街，四平街」的聲音中，要早點去會見媽媽的她和他下車了。我倒是真心地暗祝他們快點得到他們的親人的愛撫呢！……

「張先生，不許睡啊！」我的響導說，「天快亮了，長春也快到了，怎麼你忘了我們約定？」她一邊喊我，一邊望着車外。「你瞧，快起來瞧瞧那天邊的魚肚白多美啊！」

我靜開了眼睛。不錯，一線如銀的曙色，隨着火車的前進，緩緩地伸長去，把大地和天空劃了一條分明的界線。在鐵路近旁的一條小路上，已經瞧見二個莊稼人，荷着農具，在緩緩的走。在他們背後的村落，還浮出一二聲曉雞的高亢的歌聲，那壓的幽揚悅耳，令人心醉。倒想不到在這行色匆匆的旅途中，會領略到那「茅店雞聲」的詩味。列車過處，那機關車的喘氣，驚起了一羣剛才睡醒的雀兒，吱吱喳喳地急飛到遠遠的青青的田野去。田野在晨風中也微笑起來了。——不錯，大地已經睡醒了。

「啊，快瞧，那血紅的大眼睛可不是朝陽！」我的嚮導叫着睜着快樂的眼睛，眼睛裏映出緋紅的霞來。我忽然想到她像新時代中的莎芙林娜。那也許是因為她那眼睛的神情，有點像莎芙林娜找到她的人生出路時的那種熱情的姿態罷。但是，這樣解釋未免太過牽強附會，倒不是說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好。

可是，我不要扯得那麼遠了。現在只說日出罷。

這時候，那丹朱色的「大眼睛」，已變成閃着金光的小半圓形了。圍在四週的眼臉似的雲彩，由濃紫，而淡紫，而深紅，而輕紅，而金黃，淡黃，而緩緩地淡作白色，散開了，像魚鱗，像浪花，又聚合起來，像草原上的羊羣，而又分散開，散得薄薄的，倒像一大幅雪白的窗紗，可是又給晨風吹皺了，吹碎了，吹遠了，吹入無垠的碧空裏去，只留下淡綠色的影子，最後，連影子也悄悄地消失了。而那個披着黃金袍子的太陽，也已揚長地走上了高崗，走上了天空，向大地放射着可愛的光和熱。大地也迎着晨曦在微笑。田野上也疏疏落落，或遠或近地，點綴着一些灰色的勞苦的人們，他們是在太陽還未睜開眼睛的時候便起床的。

惟有，惟有奔波的旅客，他們可在昨天的太陽下山時，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合過眼睛啊！

可是，我的嚮導却毫無倦意地向我說：「到長春站我們便把行李一直搬過中東路的候車室，

不必住店了罷。在候車室裏可以買到「黑利巴」和紅茶的。」

文壇偶語

巴山

沈從文先生在記丁玲一書中，有批評現今中國文壇的一段，說道，「也有身不服老而又鯁直
囑強的，帶着遊俠者的感情在爲弱小的事業，與孤單的理想力主正義，則依然彷彿本身站在最前
線上，作爲人類光明的火炬，但自己在得失打算中既厭於執筆，不能寫點自以爲合乎理想的理想
作品，也不能用什麼有秩序的理論，說明中國的紀念碑似的作品，是什麼形式，須什麼內容，在
某種方法上某種希望裏可以產生。只時時刻刻作着負隅自固的神情，向近在身邊受了威脅的小小
一點，加以猛毒的一搏，却忘了大處遠處自己所應作的事情。」他這里所描繪的某作家的
嘴臉，真是唯肖唯妙誰都嘆爲觀止；然而，「百年以後」如果某作家竟至於由記丁玲而「傳名」，
那末怎麼辦呢？

終南山的一夜

茜蒂

自從老張死了以後，自己一個人在商縣住得十分無聊，便決定回西安去。

在那晨光曦微的早上，幾個商縣的朋友送着我出了商縣的城門，便自己一個人，背着一個小小的包袱，穿着一雙全麻的草鞋，離開了商縣，向着西安前進了。

那是十月間的深秋時候，太陽晒到身上，只是覺得和暖可愛；涼爽的秋風，增添了浪遊人趕路的興奮；清澀的丹江的流水，鳴琴般的奏着淙淙的送行歌曲；紅色的桐葉，被秋風吹動得輕飄地飛舞到地上；這一幅秋之自然的美景，實在不能令人一刻的忘懷啊！

沿丹江走了一天，便進了秦嶺關，那時已是暮色蒼茫的時候了。

秦嶺關是從商縣進終南山的第一個關。關是破舊的，荒涼的，見不到一個人影，也聽不到一

聲鳥鳴；除了山風呼呼地悲鳴之外，實在也聽不到什麼聲音了。我孤另另地不管牠是地僻人靜，不管牠是暮色漸濃，我放下了包袱，燃了火柴，吸了一枝捲烟，怡然自得地，覺得人生再沒有如此快樂了。

離木護關還有十里呢。自己是這麼想着，便又背起包袱，在那萬山叢中，緩緩地向前進。山頂微微的露出灰白色的光，啊，原來今天是舊曆的月之十五夜啊。繁星稀疏地正在天空愉快地閃耀的時候，而微風又吹起朶朶的白雲，把牠的臉兒遮住了。我緩緩地冒着寒風前進，終於到達了木護關。

木護關的居民大約有二三十家，倒有些熱鬧的情況；然而他們都窮得異常可憐，他們每日吃的都是山芋和珍珠米做成的糊湯。我進了一家小小的客棧，客棧主人是夫妻兩個，此外還有他倆的一對小孩，他們招待我進了一間破爛的房子後，便去升火煮了一盆熱水給我洗腳。房子裏點着一盞菜油燈，在那暗淡的燈光下，却給我發見了一件希奇的事，那就是一張一張的鈔票，當作白紙用，糊在牆壁上。東面的牆壁是糊滿了，而西面，南面，北面的牆壁上也幾乎貼滿了。

那些鈔票都是從前陝西省某軍閥所發的十枚，二十枚，五十枚，一百枚的銅元票，某軍閥下了台，他所經手發的鈔票也就成了廢紙。客棧主人，平日辛勞地收進的票子，也就只好當作裱

牆的紙用了。

我十分悲哀的不敢再抬頭去看那些票子，也不敢去問問那客棧主人到底會收過多少這裱糊牆壁的票子。就在這一間小小的房間計算吧，至少也有四五百元的數目，這些數目至少也要他們夫妻倆一二年的努力，才能得到。然而他們一二年的辛勞，只是得到令人傷心的裱牆壁的紙，他們的勞力白費了，他們的汗血白流了。

如今，他們仍然收着另一種的十枚二十枚，五十枚，一百枚等的銅元票子，安知這些銅元票在他日又不可作裱牆壁的紙用呢？我祝福他夫妻倆不要一生都白費勞力吧。

客棧主人煮好了夜飯，我便出去吃了一頓精美的晚餐，那就是如雞蛋般的一個一個的山芋和糊湯，我過慣了這種生活，並不覺得難吃，一氣給我吃了二大碗半，客棧主人都有些驚異了。

『還要不要？』客棧主人笑着問我。

『不要了，吃不下了。』我也笑着回答他。正在這時候，兩個背着生鏽的槍的保衛團丁，提着一隻木護_欄僅有的馬燈，走到我的面前。

『你是那裏來的？』保衛團丁嚴肅地問。

『從商縣來的。』我說完後便從衣袋裏拿出商縣教育局的護照。他們接過來橫看了一下，盤

也看了一下，看了那塊紅色的四方印子，便說了一聲「打擾，」而交回給我。我舉起腳來準備要走進房子去，他們却又攔阻着我說：

「對不起，還要請你交二毫錢保衛團費呢。」

我隨即掏出一張一百枚的票子，但他們不要，却要我交銅子，——天哪，爲什麼不要票子而要銅子呢？我心裏氣憤着。沒辦法，進房子內去摸摸包袱裏還有些銅子，便算足了二毫錢給他們，他們終於無言地走回去了。

自己一個人無聊地走進房中烤火，這裏雖然是十月間的深秋天氣，但在這終南山中，却已到殘冬的寒冷景象。我烤着火，抽着烟，望着那一塊塊裱牆的鈔票，想到我自己身上也還有些銅元票時，却也有點起恐慌了。剛才保衛團丁不是不要我的銅元票麼？啊，不如把牠也貼在這壁上燙熱鬧吧。不，自己心裏又想起西安還可通用呢。

月亮從窗隙射進了一道銀灰色的白光，我隨即走到院子裏望那皎潔如玉的月亮。夜是冷的，人是靜的，微風吹起了角落裏索索的聲音，愈增加山間的客棧中的夜的淒涼情調。我望着那掛在天空的月亮，心裏感到萬分的憤慨。我知道月亮是至公無私的照着整個人類，然而在水裏火裏掙扎着的人們所看見的月亮，恐怕又不是我所感慨的月亮了。

我默默無言地重復進了那所破爛的房間，坑下的火還是熊熊地燃燒着，正如燻一條水魚似地我爬上了坑，牽着一條破爛的棉被，不管牠有沒有臭虫，不管牠有沒有蟲子，和着衣，鑽進了被窩裏便呼呼地尋我的好夢去了。

文壇偶語

巴山

有人說，「文場如戰場」，有人說，「文場如商場」，我却另外有一種感慨，原來文場如官場！

大捧有勢力作家的文章。那一種奴顏婢膝的姿態，真如小官僚在奉承大官僚一樣的肉麻無耻。

有勢力作家對於轄下編輯家那一種板起面孔說話的臭架子，真如上峯對與下屬一樣的可人惡心。

空 家

徐轉蓬

工人有發妻子的生活是值得憐憫的。她自己不斷的製造希望，憧憬着「來日」，堅信她的男人。他——出外去已三個足年了。

她同着五歲的小有發，住在村外一間每年費去四塊錢租賃來的破屋裏。一個沒有男人的家，畢竟寂寥無生氣的；沒有歡樂，沒有笑，整日整年浸在憂鬱的氛圍中挨着日子。

她什麼也沒有，全靠一雙手編打笠帽，藉以糊口，她的男人足足二年沒有寄錢回家，因之屋賃也拖欠着。常常房東老太婆逼着討租錢，屁股釘在板橋上不肯走，隨便抱怨一陣，瞎扯一套：

「住了房子，不付租錢，只有你的臉皮厚，不會紅！」

「等他爸爸回來，分文不欠的，只是遲早一點……」

「鬼曉得他什麼時候回來呢！」

「大概快了。」

這樣回答旁人，這樣希望。到底什麼時候回來，從何知道呢？那年去的時候，她送到離家五里路遠松原外的小車站上，依在木棚旁邊，他摸去額角上的汗，眼睛灼灼有神的閃射着，用那興奮的嗓子向她預約着似的說：

「有了錢便回來的！」

年月，日子率性的那麼迅速過去，三年了。

村莊不是說離松原外的車站只有五里路嗎？每次列車過去，氣笛的吼叫，輪子打着鐵軌鏗鏘的聲音，住在她的破屋中也清晰聽到，夜間更響亮的暴風雨似的驚擾她的睡眠，引起她對於乘火車而去的遠在異地的男人的懷念。

煩燥，憂鬱，心中悶悶不樂的時候，她帶小有發到車站上去看熱鬧，火車從都市開來，吼着冒着烟，駛進車站吐出一堆人。

她歇斯地里的將下車的人一個個認辨過去，聚精會神的擦亮眼睛。

對孩子，指着那跌的怪物說：

「爸爸回來，便坐這種火車。」

她的聲音沙沙的。說完又屏息的沉默着……

小有發的心窩被母親刺了一針似的，大了圓眼睛呆住。他腦子里絲毫沒有爸爸的影子，當他出外去，小有發到這世界上來，尙且不久，和胎兒一樣的不懂事。

「媽，爸爸是怎樣的？」

「……………」

「穿什麼衣服的呢？」

「……………」

關於這些問話，母親不能用簡單的話回答。于是她坐下來，跟孩子敘述着：爸爸是上海一個火柴廠裏的工人，十幾塊錢一月的工資，常常愛穿着藍布短裝，小衫上的口袋裏藏着一隻鋼錶，鍍鎳的錶鍊條垂掛着。他現在四十歲，比她小二歲，沒有留鬍鬚。身體魁大，說話洪亮，走起路來，挺着胸膛筆直。身上還帶有一股火藥的氣息……

母親說爸爸穿藍布短裝，恰恰這時車站上有個穿藍布短衫褲的脚夫，在搬運一件笨重的木箱

，小有發一對小眼睛溜在他身上，把指頭吮在嘴裏，另隻手指示着：

「媽，爸爸是這樣的人吧？」

做母親的不覺稍感冒昧的黯然失笑了。

「不，你爸爸是火柴廠的工人，這個是腳夫！……爸爸至少比他神氣一倍啦！」

「噢——」的懂得了。

從此，小有發的心上，深深的印上了一個烙印：

「爸爸大概是個大人物吧？」

在化雪冰凍的寒天，小有發身上仍穿着薄薄單衣，母親忍痛的安慰他說：

「等爸爸回來替你做件棉襖過冬！」

就這一點，已夠小有發急逼的渴望了。哭了，母親騙說「爸爸帶了許多東西回來了！」哭立

刻無聲停止，把痛苦忘記，抹一抹朦朧的眼睛，四處尋找父親的影子——

她十分堅信男人，他忠實，儉樸，能吃苦，性情和順。從前，每隔一二月寄信寄錢回家，但如今沒有消息却長長的二年了。這不能不叫她懷疑，有人傳述口信，說他在外另外有一個小家庭，交結了一個姘婦，度着淫樂的生活。但她始終沒有信任這謠傳，因為她是死心塌地的了。

從天上降落似的，一個晴朗的十月的下午，有發走上破屋門口的石階來了。他戴一頂破呢帽，帽邊拉放下來，有意隱藏着他的面孔。穿橡皮鞋。一隻腳黃襪子，一隻腳黑襪子。上身微微彎曲，兩手插在褲袋裏。

當他走上階步，她已經看清楚，但她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呃，有發不是？」

她的眼睛飛落他身上。

「呃，你這樣釘住我看，不認識了嗎？」

有發悲苦的有意無意的笑了，眼睛在帽沿下憐憫的閃光，鬍鬚也好像豎了起來。

「你趁剛過去這班火車來的吧？」

沉重搖頭：「走路來的。」

「爲什麼不搭車？」

「吶，吶……，怎樣也弄不到一張車票，只有二條腿是由得自家的，整整走了一個多月，二
三千里長的路……」

「唔——」

她融會了。不再追問下去。移了板櫈給他坐，倒一杯熱的濃茶給他。吞了幾口，他宛如得到家庭溫暖似的。將帽子脫下掛在牆上，頭髮毫無光澤，捲曲的，和棕栢樹一樣。他是長遠長遠沒有進剃頭店了。

小有發害怕的僵在母親身邊，母親命令他：

「喊聲爸爸！爸爸給你等着了！」

孩子瞪住那不信的眼睛。爸爸是這樣一個人，無論如何也不信。母親以前告訴他，爸爸在火柴廠做工，回來帶許多東西給他們……胸前小口袋裏藏着鋼錶，挺起胸膛走路。面前坐着的爸爸却和地獄中的鬼一樣。有發開始注意他的妻子，孩子，和屋內的一切了，用具那麼簡單，一張床，床前安置一個燒飯的灶，二隻飯碗洗乾淨覆在上面，有發回家，多了一個人，飯碗便缺一個。家裏連桌子也沒有，看見這情形，順便知道她過的是如何困苦貧寒的生活了。地上狼藉着編笠帽用的竹屑，竹絲和箬片，屋角有一堆尚未完成的笠帽雛形放在那兒。

他問起：

「這些笠帽是誰做的呢？」

「是我。」聲音中帶些驕傲。

「你也會這個？」

「如果不學會這門手藝，這二年叫我們吃石子？也許早早餓死了。」
她的聲音中波動着快樂。

「是的，只有靠自己最妥當！二年我沒有錢寄回家了。」
有發歎然的把頭低下去，低下去，甚至無勇氣直視她。

「這門手藝，去了五塊錢，才學了來……這是黃老太婆傳教給我的……」
她一五一十的訴說起來，坐着和丈夫敘述生活的情形，直到有發飢餓了、索要食物，才去生火，做一點的食物——隨即天也暗下來了。

晚上：兩人面對面的坐在煤油燈下。

別後三個足年，這三年中，他們想到一件事，說一件；想起一句話，說一句。每句話好像費去一番追憶的。

「你仍在火柴廠裏嗎？」

「廠倒閉有二年了，你不知道？」

「我那兒會知道呢？你一直沒有信來！」

「啊，是的，一直沒有寫信……」

她有所譴責了：

「你在外邊，簡直把我們忘掉了！」

有發的眼睛和魚的眼睛一樣的，轉也不轉的停在她臉上，好似求她同情的原諒。

「沒有的事，沒有忘掉你們，從廠關門，我流落各處去，沒有固定的地方，沒有固定的事，

一天會不會餓肚子都靠走去碰的……真難爲情寫信回來告訴你們，不是忘掉你們，自己的生活太

壞了……在外邊一三天的難糊口，別的廠裏老是走不進去，所以又只好回老家了！」

她好像什麼都原諒了他，爲他不幸的遭遇，流落的生活同情。

「我懂得你生活的苦處的！不過，你也該知道我這二年是怎樣過來！」

可是只有小有發不能原諒他爸爸，怒着眼睛。「等爸爸回來」的希望幻滅了，爸爸沒有帶東西給他。他懷疑母親是在欺騙他。以前母親口中敘述的爸爸並不是面前這個樣子。爸爸，火柴廠裏的工人，胸前小口袋中掛着鋼錶，走起路來筆直的挺起胸膛……身上還帶着一股火藥的氣息。

一九三五，四月。

藍天

藍天脈脈的度過了飛鳥
街頭空留着小販的喚聲
無心的白雲自在幻變着
階前的綠意今年草又生
榆葉梅花如一串的夢寐
你可以彈琴對院中的風
滿庭的日影斜過芳鄰去
落花的顏色猶做下黃昏

林庚

街頭神女

深夜的街頭閃爍着
一星星敷脂粉的媚笑，
粉紅的眼睛幻想着
今夜裏可有人來買風騷？

王二心

（車夫的嘆息跟前溜過，
街衢是一川溷濁的黑河。）
深夜的巷口開一盞希望，

失眠的路燈裏有她的心；

把眼睛織一輪蜘蛛網，

叫它來黏住誰的靈魂？

（街頭的路燈一明一暗，

神女的心漾着一圈圈感嘆！）

首 蓓

吳 汶

結了新的哀愁。

吹着蘆管，

輕輕，夢醒後，

窗紙外的微風。

追悔着去了的秋，

童心，淡淡地，

在這籬邊驅走。

如今，首蓓也萎謝了，

空空地等候，

籬外的哀愁。

秋風，

籬外的首蓓，

下 工

柳 倩

長哨聲帶過窗門口，
勞動了一個整夜齊都放下手。
工作佔去了夜夜每人的睡眠，
跨出廠，同小姊妹行招呼一聲，
提了飯籃，還披上星光走。

頭上積着花屑未老先白了頭，
馬達一停四毛錢便算拿到手。
不敢把怨苦工作，作賤了年青，
一回家，孩子又會守着歛歛，
爲了什麼，還是爲了餬口。

八珍梅

劉飛

上

每興下午魚行裏往往是空洞，靜寂的。主人同司帳者，他們都回到家裏去了，僅僅留下其哥同八珍兩人看屋子。

八珍是個十二三歲的孩童，瘦臉深目，兩年來就為一種寒熱病，通常叫做三日寒的，苦惱着。醫字面看便曉得，三日寒是每三天發生寒熱一次的意思。在窮人，這種病是很難望好的，因為他是基於缺乏滋補，體質衰弱。好比八珍，他不能連吃幾天洋參，或是幾隻過三冬的老牝鴨之類。藥東西！所以今天雖只是他入行做事的第六天，但已經是第二次的給其哥發見那無法挽救的惡疾。

這時候，他躺在櫃台下，（就是他底床）蓋着兩條棉被，牙齒格格作響。因為他底身子不斷顫動的緣故，櫃台便也跟着微微振搖着。

其哥洗清了魚腥，來到櫃台邊，問八珍要不要拿什麼東西再蓋上，他在被窩裏顫聲答：

「好，其哥……拿些米包來。」

所謂米包的是用粗麻線織成的袋子，原本是米店裏裝米用的，但一到魚行，人家就用牠們來裝魚了。內外老是蘊藏着永不退味的魚腥，並且黏貼着污穢的魚鱗。

其哥拿了三四隻覆在棉被上，問說：

「還冷嗎？」

「不，不……」聲音却在顫抖。

隨後，其哥移動腳想走開，不提防八珍把他叫住。

「其哥！」他叫說，「你不要告訴海翁，他會辭退我，……那等下就會好的，晚下也能夠去叫

人……」

「睡睡吧！死孩子！」其哥溫和地應：「我說這個做什麼！」

「其哥做人好！——嘎，此刻不冷一點了。」

「那好！」其哥簡短地說道：「我得冰魚去，你靜靜睡一覺便輕鬆。」於是他走開了。
真如其哥所吩咐的，八珍不久就睡熟了。醒來時滿身是汗，貼內的棉被也給弄濕了，他翻起身，覺得頭腦空洞，而有點兒昏，——慣常是如此的。

「什麼時候啦？其哥！」他嚷聲叫着問。

其哥站在十步開外答：

「你不看見桌上點着火嗎？死孩子！」

「天黑了！」八珍腦筋這麼一閃，接下去：

「吃過夜粥嗎？」

「那吃過了。」其哥已經走近來：「你的放在壁櫥裏，還不冷，快吃去！」

八珍聽了溜下櫃腳來，搖幌地走入灶間去，劃亮火，打開壁櫥，捧出一壺粥，一碗水母，便在桌前坐下了。

外面其哥高叫道：

「八珍梅還有一碗白魚放在鼎裏，——怕牠冷了。」

這麼，八珍就去掀開鼎蓋，捧出一碗白魚來。

粥稍微冷些兒，但水母很好，很脆；白魚又是那麼油香的，這使八珍很開脾，他一連吃下三大碗，才算滿足了胃口。

當他洗過碗筷把一切都收拾好了，就又溜到櫃台來，他看見其哥坐在庭邊吸水煙。

「其哥：」他叫道：「你底被你拿去，我一條就夠足了，晚上好悶熱。」於是，他忙着搬下

那些米包，自語地接下去：「噫，這麼腥臭！」

「你管你的。」其哥答：「把我底被推在一旁，好了；躺下睡，免得魚到了翻不起床。」

「好。」八珍說，稍停一會兒：「今夜風很靜，也不冷，我看崇武船不會來，多半是深塢的

。——魚會少一點嗎？」

「天然要少！」其哥含着煙嘴答。

「若是少一點，我就不叫蘇莊人來挑，她們很兇，亂爭亂搶，旁人往往挑不着。」

「唔唔，睡覺吧，金烏嘴！」

「我就要躺下去了。你底被我捲了放在矮凳上，不會翻下去的。——其哥！魚一到就要叫醒我。」

差不多三更時，八珍就被叫起來。

天色很好，有星，有月亮；樹木是靜悄悄的，沒有風。

八珍不轉頭，不咳嗽，孤寂地踏着月光走。照習慣，他是走向最近的七堡村的。

過了小新橋以後的路便在亂邱間。這段路常常教他很煩惱，因為小邱上滿是死人墓，有新的，有舊的，有的坐着歪斜的墓碑，小路就在這中間穿過，他要循着這條小路走！

他底心頭微微悸動着，他把頭垂得更低了，好像一舉眼一作聲就會驚動那些睡在墓中的鬼神，他相信每個墓孔都有一個鬼神的——三不時有塊小石在他腳後流動着，他便嚇得向旁一躍，毛管也立時豎起了。

這樣，直到七堡的第一座屋子在小兔山出現他才定下心，但已經氣喘並且微微發汗了。

走到路口厝，他用力敲着門板喊着說：

「驕嫂起來，魚到了！」

睡在草堆裏的狗翻起身，開始吠叫着，隨即另一隻又從狗洞鑽出來，叫的聲音比前者更兇。

「魚到了快去挑；驕嫂睡死啦！」八珍更用力地拍着門板。

「哎！這般早，八珍梅嗎？」從窗口浮出這麼一陣含睡的聲音。

「還早！四更了，驕嫂，煩神你趁便叫醒亞今。」

於是，他走向屏子的另一端，背後跟着吠叫的狗。

「陳三姑，魚到了」他照樣拍拍門板喊。

「好，就起身啦！」裏面隨聲答應着，又接下問說：

「深塢船，還是崇武船？」

「深塢！」八珍答，已經走開幾步遠了。

他這樣一家挨一家叫過去，直到星星沒有了，月亮亦躲藏了，才算走完七堡村，回來時照例是同曲姑一道走。

「你底家真遠，」八珍悄悄道：「等我叫到你，天就差不多亮了，常常挑不到魚。」

「唉！八珍梅屋子搬不得呀！」曲姑嘆息着。

「再說，曲姑你太胆細了，」八珍接下去：「我常常看見你比旁人還先到，却給她們佔先挑了

！曲姑，你要眼色好，擠上去，——蘇莊人最不講情理。」

曲姑沒作答，僅僅淺笑着。她是一個矮瘦醜陋的女人，四十左右歲，一身笨重的布衣，腰巾是兩舊米袋剪成的。她說話不多，但很溫順並且老實。

靜默了一會，她問說，

「八珍梅，你是那裏人？」

「竹樹兜，你不知道嗎？竹樹兜王厝。」

「你底父親是誰？」

「死了。」八珍答：「母親叫做慰媽。」

「唔，唔！我却認不得。——有兄妹嗎？」

「沒有。」

「入魚行幾天啦？」

「七天了。」

「海翁拿過多少工錢給你？一個月幾多？」

「還沒拿。——講的是一個月三塊小洋。」

「還不壞呢！一個小孩子。——日裏就閒着了。」

「快走呀，曲姑，今天魚少點。」八珍接着應：「日裏也有事，要洗魚庭，掃地板，有時要

打冰來冰魚。」

曲姑加緊了脚步，一面說下去：

「實在好，不管下雨起風，一月橫直三塊錢。」

兩人這樣對談着，不久就到小新橋，碰着一陣陣挑得了魚的女人走向城裏去。

「你着，快一點，曲姑！」

「是，八珍梅。」

下

十一月日生翼，轉眼間十二月就到了。八珍鐵板地生活着。他已經拿到第一月份的工錢。可是因為深夜奔波的緣故，他底臉皮更加黃瘦了。三日寒仍是按時刻地來，但他守着祕密，不教海翁知道。只是咳嗽聲沒法制止；他很煩惱，最近他着了涼。

這一夜，從夢中他給其哥喊醒來，臉頰有點痛，因為其哥捻過牠。其哥說，他睡得好像死。今夜很冷。穿棉裘的時候，八珍全身震搖着。真討厭！那換上的鈕結打得太粗了，很難扣進去；又因手指冷僵着，不着力，所以穿棉裘這宗事，便成爲八珍起床來第一件吃力的工作。

「趕快叫人去！」其哥喊說：「今夜西北風，來的崇武船，魚很多。」

「就走啦！」八珍答，剛踏過魚庭把門打開了，不想就倒退一步，因為西北風像股怒潮衝進

來。他把身子縮得更小了。

「那裏走？沒拿燈！」其哥在他背後叫。

「哎！」八珍返轉來，取了燈，把牠點了，才又走出去。

在黑暗中他看見兩隻漁船泊在渡口，風濤交號着，劈到船板迸出爆裂樣的響聲。船裏沒有火，只有一隻煙斗在發光，但牠不安地跳躍着，因為那個人正在高聲吩咐他底同伙：

「大福，把木棒去過來。——怎樣！元利五千斤，十二籠；振興三千，八籠，唉！弄錯了號碼嗎？」

「那裏！」對方反駁道：「都一堆堆放着。——木棒在這兒。」

又有人叫着說：

「怎麼？快抬上呀！」

於是粗重的脚步聲，同錯雜的呼應聲在風吼浪號中簸顛着。但八珍已經轉過了屋角，把牠們留在背後了。

因為風透，燈火便不安定地搖曳着，八珍常常要站定一刻穩定牠。夜很黑。這燈光只夠在他脚下劃着一個小小的亮圈，他怕會跌了，便把步武縮小到不出圈外去。枯枝在黑暗中淒厲呻吟

着。田裏的稻稈頭也在沙沙沙痛苦似地響。

走過小新橋，八珍底心便突突地跳了，跳得很利害，幾乎教他要窒息。

他想起早上南教場槍斃的兩個人，彎彎縛在木柱上，毛髮蓬垂着；脚下一堆血，血是黑色的，他記得很清楚。

他底身軀爲寒冷恐懼而顫動。他把頭頸深深下垂，兩眼瞪住那談黃的光。他嘴裏返復地唸着：『法主在我身邊，法主在我身邊。』這樣可以壯壯他底胆。

可是，一堆舊墓堆，一座新的，一座傾覆了墓碑的，木柱子同黑色的死人血，——這些可怕的概念刻刻竄進他底腦裏去，不管他加速，熱烈地唸着那法語。

一陣狂風滾過山坡，彷彿無數苦鬼在哀吟。八珍手裏的燈光幌動幾下，陰些熄滅了，但他不敢站住穩定牠。同時，他驚覺到脚下跟着一種索的聲响！以爲背後跟着什麼人，他鼓集勇氣回頭看一眼，却是甚麼也沒有！這一下，他底心跳得幾乎衝出喉嚨來。也不曉得自已差不多是在飛跑了。多麼可怕！那聲音仍舊跟着，沙沙沙索索索！他底兩腿常常交絆着，他底毛管完全豎直了。有利那，他感覺一隻手拖住他底足掌！他死命一掙，頓然刀割般地痛起來，那是一排牙齒或指甲戳進掌肉內！這使那另一足險些跪下了，手裏燈光突然而熄，他慘叫一聲，向前狂奔去。

到了路口，他不成聲地喊說：

「驕嫂！驕嫂！驕嫂呀！」但落在門板上的手已經無力了。

幾盞茶久後，八珍漸漸鎮定下來，僅只心頭依然急促地鼓動着。他靜靜讓驕嫂替他揩去冰涼的汗珠。圍攏他站着的是亞今、陳三姑，同一個少年的男子，最近從新加坡歸來的，名叫財福。

各人臉眼都露着一種驚異的神態。

「怎麼樣？八珍梅，你碰着什麼？」稍後驕嫂問着他。

「肩膀！」八珍叫着，等驕嫂把汗巾移到他底肩膀去擦去，然後呼息一下說：

「噯，嚇死我！」於是，他使用那仍有餘驚的語氣，把經過的情境說出來。「大家看看我的

腳！」他接着：「那時候燈光突然熄滅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到這裏！」

「這是你底陽氣衰，八珍梅。」陳三姑低聲地說着，察看足掌上的傷。

「有些血呢！」亞今悄悄地叫，看着驕嫂：「却是不像指甲痕。」

「啊！」驕嫂戰慄着：「他還能夠執住那隻燈！」

「哈哈哈哈哈！」少年財福突然笑起來，在八珍底鞋跟拖出一條黑破布，搖幌着牠說：「這就是鬼！」

這一下衆人眼臉舒鬆了，抓住那根布條看，發出慚然的哼聲，亞今吃吃笑着，八珍有點難爲情，口吃地說：

「不，我看見背後一個黑黑的東西。」

「死孩子，叫人去吧！」財福喊着：「遲了，自己給墓石絆倒一交不算，還要挨毆打！」

「敢去嗎？不用怕，八珍梅，」陳三姑溫和地說。

八珍底眼珠可憐地轉動着，好一會才答：「敢！」

驕嫂替他點亮燈，等八珍站了起來說：

「不用怕，鷄要啼了。——今天什麼船？」

「崇武。」八珍應着接過燈，酸澀地跑出門檻來。

天亮時曲姑跟在八珍背後走，對他說：

「咳嗽還未好嗎？你今天面色好蒼白！」

「不要緊，」八珍弱聲應，一手庄住額頂，因爲那裏在發燒。

到了金雞亭他對曲姑說：

「你自去。今天魚很多，我得到蘇莊去叫人。」

回來時；正當行裏最爲忙悽的時候，雜亂的吆喝聲衝擊着他底耳鼓。其哥在魚庭中生氣，不停地叫道，『豬婆，拍挑不到嗎？』可是這些豬婆却只愛望庭邊擠；穿著草鞋的脚在那潮濕的地打着複雜的足印，擎着魚籠連聲說；『其哥我先，其哥我在這裏！』八珍感覺頭昏，走去伏在一隻板凳上，他冷得發抖。

在迷亂中，他聽得海翁急聲叫：

「打冰去！八珍梅，八珍梅！」

「海翁，我就打。」他跳起來，很快應。

八珍來到一柵木板圍成的棚內，那裏堆滿着成塊皎潔的冰。他坐下去，找出一把鐵剗子。北風是冷的，但冰比北風更冷！像打填馬路的石頭般，八珍用鐵剗打着那冰塊。他底左手指尖漸漸紅了，並且紅進來，不一會整個手掌就像一隻熟毛蟹；他捏住冰，傳着万枝冷箭到心裏。然而，他底額頭燃燒着？眼皮漸漸變重了，他感覺天地開始在旋轉，並且昏暗起來。他竭力握住鐵剗並且竭力使鐵剗每次打下去不會走歪，有一回牠落到自己底左上。

冰塊在鐵剗下奏着乾脆的短音，冰屑奪目地四散飛射，但是八珍梅底手脚漸漸麻木了。一剎間，他撲倒冰堆去，丟開鐵剗，一切聲音就爲靜寂！

當他清醒時，發見自己躺在櫃台上，蓋着被；其哥在一旁抽水煙。

「其哥，我怎麼啦？」他急迫地問。

「你病了，死孩子。」其哥抹抹煙壺重複叫：「死孩子，你冷了也不曉得說！」

於是，八珍把夜來的事細細想一番，他問道：

「我敢是躺在冰櫃裏的？」

「是！」其哥答：「海翁先看見，我們便把你抱出來。」

這時，八珍聽見一陣嘩嘩聲，他驚異道：

「那是什麼？」

其哥答：

「我們今天魚剩得很多，都要冰藏起來；冰不夠，另外雇了兩個孩子在那裏打。」

八珍駭然地喊道：

「海翁要辭退我嗎？」

其哥靜靜吸了幾口煙，隨後慢慢答道：

「死孩子，辭退你做甚！」

「愛，你們做人真好！我等下就會打冰的——我清爽了，——有茶嗎？」

「這裏。」其哥倒一碗遞給他。

八珍爬上半身，頓覺頭目昏眩，迷亂地接過茶喝了，就又躺下去，弱聲地說：

「其哥，我等下就會去打冰！」

文壇偶語

巴山

文壇如官場，所以編輯家可以扣作家的稿費。因為扣稿費正如扣軍餉一樣。

軍閥扣軍餉，引起士兵譁變，編輯家扣稿費，作家亦就譁變了。

至於儼然以「盟主」自居的編輯家，那就已近於設了小朝廷，難怪威風凜凜了。

漁人

萍草

愁顏的大地。

風嘯着，雪飄着，宇宙的空洞裏，連狗也沒發覺到萬老頭走出他的茅屋來。衝着風，踏着雪，背着牛皮衣，帶着魚網走着，輕快的走着，沒有聲音，沒有影子，一直向茨河灣走去。

宇宙尖峭的寒冷。

風是冷的，雪是冷的，他的心也是冷的。

剛才出門時，他原是從被窩裏帶出一顆熱烈的心；希望的心，爲生活奮鬥的心。可是這熱心已經過冷風的襲擊變冷了。不，也可說是事實的襲擊；幾年來的經驗告訴他，單憑個性的堅強，已不能和命運作正式的肉搏，只有讓掙扎來增加他頰上的繃紋，讓困苦來粉碎他老年的迷夢。現

在他的夢醒了，他一切都明白。然而他怕明白，他願意糊塗地向前走去。

走着，朔風捲着他的身子，吹着林樹上的凍鴉。風是冷的，鴉叫着。

「呀！呀！呀！」

在冰凍的空氣裏，鴉聲更加憂鬱而蒼涼，他也抱着一顆同樣蒼涼的心：

「一夜的冰雪，魚不知凍死了多少！」

一路上嘴裏喃喃着，這是他關心的問題，是他唯一的目的，也是他一生世襲的職業。

說他世襲的職業，的確不爲過分。茨河灣幾百家漁戶，誰家能趕上萬家的資格老。從萬老頭八代祖宗就打漁，談歷史將五百多年了。單就他本身說，從父親手裏承受一隻漁船，秋打到冬，春打到夏，已經照例地過了四十年。

「四十年呀！」他時常想：在四十年中，他成立了家庭，養活了三個孩子，天旱水淹他不怕。『魚』就是他生活的財源；『船』就是他顛簸不破的職業。在這淡泊恬靜的生活裏，除了船之外，什麼都沒有；而同時在這複雜的世界上，除了魚之外，他所希求的又是些什麼呢？

茨河灣裏魚沒有窮竭的時候，萬老頭的生活，也沒有變動的日子了。

要找到他生活變動的痕迹，就是回溯到三年前的往事，這往事給他勾起了一些懷舊之感，一

些灰色的回憶。

三年前一個初秋的傍晚，雨是索索地下着，他冒着雨，冒着風，撐着船網，向茨河灣蕩去。

『這是大好的魚季呀，至少也收五担乾魚。』

五担乾魚，自然是一種平淡無奇的希望，但在那樸素的漁民心裏，却已經是想望的主要部分了。然而當他撐着船網衝向滿河烟霧里的當兒，就遭了意外的事變。一隻短命的火輪把他的漁船撞翻了！雖說自己沒有被溺死，滿船的魚却被損失淨盡。

『多麼倒楣的惡運呵！』萬老頭哭泣了，當他被救上來意識清醒的時候。而且從那時起，真像惡運臨頭似地，他那用恬淡矚置着的暮年生活，却一天一天地分裂了。因為那短命的輪船，帶來一些新奇的謠言，一些直接間接可以影響到漁民生活的謠言。

譬如說：洋船一來，茨河灣的魚都要嚇跑了。洋鬼子也要來打魚呀，洋網一過，大小不留！

一切都使萬老頭討厭，一切都使萬老頭害怕，在怕裏他剩下一線的希望：

『耳聽是虛，眼見才是實呀！就是真有洋兒子，魚過千層網，網網都有魚……』

是的，耳聽果然是虛，事實竟作了謠言的反證。不過這反證却使萬老頭得到更可怕的結果。

洋船並沒有嚇跑茨河灣的魚，也沒有帶來什麼洋網，却接二連三地裝來一船一船的洋魚來。

說起「洋」，萬老頭是很懂得幾樣花頭的：

「他媽的，什麼都洋啦，洋火，洋烟，洋油，洋布，現在魚也洋啦，人還變成洋鬼子哩！」

「管什麼洋不洋，翻正咱們是一老本等。」

萬老婆這簡截的回答，却解除了他內心的恐怖，確實，他們是一老本等，世界儘管「洋」，與他們是無關無與的。不信，你瞧：

他老夫妻身上的藍布衫，不都是萬老婆親手織成的土布嗎？萬老頭腰裏插的旱烟管，是他經用二十多年的竹根子，灶台上躺着的火石和火筒，固然是抵抗了自來火的侵略；而案几上一座祖傳三輩的棉油燈，依然是高高在上擺出那副你奈我何的神氣。

「用洋貨的人活着，不用洋貨的人不也是活着嗎？我有的魚，洋魚不洋魚管我什相干呢？」但，結果，殘酷的事實，却把萬老頭這固執的思想粉碎了。

他能認死不用洋貨，可是他不能認死不用洋錢。而拿土魚換來的洋錢却意外的減少了。最可氣的是：洋魚充斥的結果，正是土魚跌價的原因，也就是說：管自己什麼相干的洋魚，這時候，已正式作他生活敵對的對象了。

「這樣真活不下去呀，魚賣不出錢，一家人吃什麼用什麼？吃魚嗎？可是——」

眼看着全家生活的破裂，萬老頭不勝黯然了。但萬老婆的揣測，在他灰冷的心上掛上一絲的

希望：

「也許今年走壞運吧，明年會好一點的。」

在判決全家命運的「明年」未到以前，萬老頭是用加倍的努力來彌補他生活上的裂痕的。然而在努力裏，他總逃不出一種可怕的預感。他從日常生活每一件瑣事裏，去測驗自己的不幸，去證明命運的坎坷。一天一天，他反覆的希望着又失望着，終於一個可怕的「明年」，把他的命運決定了。

明年裝來的洋魚更多，明年土魚的價格更低。萬老頭的困難也隨着明年的增長加深了。困難逼他把兒送給人家做童養媳，困難逼他舍掉世襲的行業把兒子送到鎮上學泥水匠，困難逼他老夫妻困守一間破敗的茅屋。爲着掙扎殘餘的生命，還不得不冒着風雪走向茨河灣來。

一走到茨河灣，萬老頭却更加茫然了。並不是這淒迷的世界，觸動他什麼哀愁，也並不是這空虛的環境，引起了什麼失望的回憶。這種茫然，連他自己也是莫明其所以的。他閃閃着沒有生命倦怠的眼，從風絲雪片裏，望着對面陰鬱的市鎮，修長的汽車道，屹立在碼頭上的輪船公司

百花洲上凋殘的蘆花，滾滾的河水，水面上搖晃着幾個疲憊的漁人。一切都沒有改變，一切都還是如舊呀！

茨河灣依然是本來的茨河灣，可是他自己呢？

經過這麼一問，萬老頭幾乎掉下眼淚了。既而想：頹敗的命運決不是眼淚所能挽回的，只有忍苦硬幹才能打破這個難關。

想着，萬老頭便穿上牛皮衣，拿起魚網，悄悄地走下水去。

水是冷的，魚是多的，萬老頭的心漸漸活躍起來：

「魚雖然是賤，只要多就能換錢呀。」

說着，鼓起勇氣向百花洲蕩去。

風漸漸地緊，眼睛被雪片撲得模糊起來。

宇宙是真空似地沉寂，心靈同四野一樣的寂寞，茨河灣靜得祇聽見對面輪船放汽的聲音。

萬老頭聽着汽笛，聽着自己的心：

「洋魚一船一船地運來了，這草魚又賣給誰呢？」

看着籃裏長可兩寸的草魚，在經驗的狂風裏，萬老頭的希望，像灰塵一樣地迷散了。他深深

嘆一口氣，連自己也不知道地叫了出來：

「魚是賣不掉的，我知道——」

「聽說魚價漲了呢？上集一斤賣到一百五，」迎面突然送來一個熟悉的聲音，是劉大發，「

萬大哥撈多少啦？魚真多。」

「多又有什麼用處？翻正賣不掉。」

「自然有用處，祇要多就可換出錢數來，就是賣不掉，咱們也是要撈的。」

萬老頭默然！劉大發也是世襲的漁戶，這時候，同病相憐的同情，已打破同業相忌的心理了。

走上去，抓住劉大發的魚籃，他差不多想哭，他想趁這機會把一肚子冤屈發洩個痛快。可是他什麼話也說不出，他知道，就是不說劉大發也會明白的。他們同是被命運打擊的可憐人，滿心冤屈的不祇自己一個。

也不祇劉大發一個。

全茨河灣的漁戶全被這破碎的命運苦痛着。

「你的話不錯，賣不掉也是要撈，也是要撈，可是再撈也是沒有用處呀！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我已經準備改行啦。」

「改行？」

這顯然使萬老頭吃驚。固然，想挽回破敗的命運，是非改行不可的，可是怎樣改法，確是一個沒辦法的問題。在他絕望的直覺裏，展在面前的是一個可怕的末日。

他失望地把劉大發的魚籃放下了：

「你改什麼行呢？」

「走着看，你不是把兒子送去學泥水匠了嗎？」

「他是年輕人呵，咱們這麼大年紀，怎能拋掉老行業？」

「老行業走到絕路的時候，不拋掉更不是辦法呀！」

「你改什麼行呢？」

「準備當腳夫。」

「這行業正行時，可惜我這身體——」

衰老的感覺突然變成落伍的悲涼了。萬老頭不禁發起抖來。劉大發也跟着抽一口冷氣：

「走吧！」

「那塊去？」

「鎮上賣魚去，咱弟兄倆喝他兩杯。」

「咱們好幾年沒有喝過啦。」

「總有他二三年。」

「恐怕不止吧，在五年前，咱們逢集都喝的。」

回味着五年前的生活情味，萬老頭又不勝茫然。

「今天再喝一傢伙，下次不曉的等到那一天哩。」

劉大發也開始茫然。

茫然地抱着最後的希望，茫然地向鎮上走去。

魚籃送到魚行的時候：

「草魚每斤一百錢。」

「隨行市，給錢就賣呀！」

「行市不快，等着看。」

從早晨到中午，等待的焦急，變成失望的悲感了，萬老頭忍不住掉下兩滴眼淚。

完了，什麼都完了！

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庭，甚至於整個茨河灣的漁戶。

心裏雖有這樣的思想，嘴裏可沒有這樣的談話。他祇聲嘶力竭地喘着氣，摩挲着粉碎了的事年的心。遲疑了一會，才對劉大發說：

「你還喝酒不喝？」

「喝烏，魚賣不掉。」

「那麼快走吧。」

刮着風，飛着雪，沒有車輛，沒有行人，茨河鎮的街道，同萬老頭的心靈一樣的空虛。

萬老頭差不多什麼感覺都失掉了。孤獨地在空地上亂闖，好像被世界所遺忘，他也忘記了世界，忘記了一切，而剩下一顆空洞淒迷的心。

淒迷的心呵！

淒迷的煙，淒迷的夢，淒迷的茨河灣，淒迷的漁民……

走着，淒迷的走着，終於淒迷的心也跟着淒迷的脚步沉靜下去。

風曠着，雪飄着；宇宙的空洞裏，連狗也沒發覺到萬老頭走進他的茅屋來。

而大地仍被愁顏罩着。

我怎樣走上文學的路

侍桁

文學以前出過一個編輯我與文學，裏邊有三五十位大文學家，小文學家以及不文學家（註），都述說了他和文學的關係。我只翻讀過幾篇，對那些文章沒有感到什麼興趣，可是却使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是怎樣走上這在人生中最不幸的一條路上來呢？我說文學的路為最不幸的生活的路，是不含一點虛假的，因為自從我寫譯以來，我就不得不把它當作一種算字的生意，要藉着這篇文章吃飯養家的。現今的時代是把文學家推崇得過高了，看他是革命的先鋒，是社會的領導者，而文學家也以此自居，大搖大擺走在人生的路上，真地覺得自己選定的這種職業是光榮的職業了。我自己算不算是一個文學家那是另一個問題，我既寫作，我也就希望能成一個盡人皆知的大

註：——我擱不出再好的名辭，所以就這樣直寫下來了，那意思也就是文學的論壇上所謂的「不文的文人」也。

文豪』，這樣希望以及這樣努力，倒不是想那光榮的『月桂冠』有一天會落在自己的頭上，使自已可以大搖大擺，而是因為無論那一道，越有名氣才越有利可得的緣故，對於我，麵包一向是比榮譽重要得多。

不過，就是文學，裏邊也還有許多門類，有的就走運，有的就背時。例如，我們拿詩人來說吧，從前那是多麼使人羨慕的頭銜，可是現在詩人這名稱，變成和糟蛋差不多的同意語了。若是有人問我，現在在文學家作那一類的最好，我說我不知道。我不騙人，我對於此一道，確實沒有研究，否則我就不至於如此背時，早成了『前進』的什麼家去了。但我可以貢獻一個意見，那便是看榜樣，找那最走運的『前進』的什麼家去學，而且我想，一學一定一個準。

那麼，我的這個榜樣是壞榜樣了，不錯，的確是的，但壞榜樣也有用處，可以作為未來者的警戒。現在我敢寫我自己走過來的路給人看，便是想使人曉得天底下有這麼一個廢物，自不量力走上了文學的路，側身於高貴的作家之林，而結果弄得人鬼厭惡。我們千萬不要學他！和那些在我與文學中的三五十位大，小，不，諸類文學家，得意地寫着自己光榮的過去與勝利的現在，好像我說，『你看我自己過去是怎樣地奮鬥，現在是怎樣地光榮啊！』那是大有不同的意味的。

一論文人，大概先講家系。我的父親是一個銀錢商，不通文墨，我的母親幾乎是一字不識，

而且對於家政更是一無心得，她的生命是賭博，對待兒女像冤家。我們弟兄四人，雖然先長在比較富有的家庭，却是過着道地的豬狗生活。不過我的父親很曉得讀書的要緊，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給我們請了一個家庭教師，把我們全部地交給他。不曉得我們弟兄是爲教養弄壞的呢，還是先天有着什麼缺欠，總之，其中沒有一個是好貨。我的哥哥是笨得天下無雙，我是頑皮愚劣專好和先生搗亂，我的弟弟更壞，可以說是下流。於是一個先生去了，一個先生又來，不到兩三年功夫，足足換了七八個先生。而這些孩子們，却是毫無出息。

後來，我的父親聽朋友的勸告，把我和我的哥哥兩個大的，送進了學堂裏去。那時的小學校的教師，還是用板子打學生屁股的，我第一天進去，就看見那個據說從前是秀才而現在淪落爲小學教師的王先生，不曉得因爲什麼事，把一個穿得襤褸污濁得像乞兒似的小學生，叫到講台上去，吩咐他脫褲子，掀起屁股來。那個小學生大概是受慣了訓練，毫不反抗，任從先生的教鞭一下一下地打在他的屁股上。

說來，這倒是一件可以驕傲的事，這種刑罰，我從來沒有受過，一到先生也吩咐我脫褲子掀屁股的時候，我就老實不客氣，捲書包回家，情願開除。可是這樣，開除的次數就太多了。我沒有統計過，我在小學六年（那時候初等小學四年，高等小學三年，可是我只上到高二，就轉入中

學校去了），共總有過多少次開除的成績，大概至少也有二十次左右，平均一年三次有奇。我的被開除，不完全是因爲先生要打屁股，因爲那時小學教育正在迅速地改進的過程中，打屁股的刑罰漸漸不被允許了，而要打屁股的先生也漸漸被淘汰着了。但刑罰還是有的，輕則罰站牆角，重則打手心，罰站沒有什麼，即不過是一種羞恥的表示，而打手心却不可以輕視的；那並不是普通的官樣文章，作作樣子給人看的，先生是要輪起他的藤教鞭，貫注他全身的力量，來對付那兩個小手心的，先生一張口就是宣佈左手三十下，右手三十下，有時甚至兩手打到一百下。但無論如何，這比打屁股樣子好看多了，所以對於這種刑罰並不畏懼。有時我被先生叫到講台前邊去，自己也不聲辯，也不哭訴，甚至也不問他叫我到底作什麼，簡截了當地對他先把左手伸出來，輕輕說道：「你打吧。」而且縱是打到皮開肉綻也不叫一聲苦。

聰明的讀者諸君，請翻一翻古往今來的文學家傳記辭典去看一看吧，你們可能找到任何種的作家有過這樣的幼年生活的麼？——這種性格的，這種家庭和學校教養的孩子，將來若是當兵或作土匪，那是最適當不過的，如何可能會從事了這文縷縷的文學的生活呢？

免強地探尋根原的話，我倒可以說我是受了一點社會的文學的教養，因爲這教養不是家庭，也不是學校，確實是中國社會給我的。

我從小有一種好睡的習慣，早起是最困難的一件事，小學是八點鐘開課，而七點鐘就有一個預備課，學生要在七點鐘之前到學校來的，至遲也不能夠過八點鐘。若是過了的話，平素頂好的學生才能免却刑罰，像我這樣的就必定被打手心的。可是實際上，我在一個學期之內，連一兩個星期的時候能在八點鐘以前起床的事，都很少有。我的父母向來是一兩點鐘起床的，從不叫我們上學，只有一個老媽子是在清早擔任這催請的工作，但是她儘管叫，我們是儘管睡，直到那老媽子大聲地嚷，「不要起來啦，已經就要打九點鐘了，」這時我們才從床上爬上來。雖然知道時間已經遲了，却還得要慌慌張張地坐着家裏的車子到學校去。看看學校的門口鴉鵲無聲，聽見先生正在教室裏張大喉嚨對着學生們講書。我同着哥哥像囚徒似地從車上下來，湊進學校門口裏去。如果是真地進去的話，那一頓藤鞭子是一定的，我看看哥哥，哥哥看看我，不約而同地道一聲：「溜吧！」於是這樣就開始逃學了。

既不上課，又不敢回家，這一天的功夫實在難於消磨哩；起初我們每天是一同到戲院裏去聽戲，但中國舊劇實在並非孩子們的享樂的東西，日久就非常厭煩，情願跑街，也不再想進戲院。這時我發見了一個最使我着迷的一個地方，那便是天橋的說書的茶館，哥哥不喜歡它，不肯和我同去，我們只得各走各的路了。

說書是一種藝術，一種有着悠長的歷史的民衆藝術。古時的平話，就是後來的說書；中國許多通俗的文學作品就是由這些說書的人產生的。我聽說書的年代，大概是民國四五年的時候，這種藝術已經達到最後的一個階段了。他們說的書，最普通的是三俠五義，彭公案，施公案，說岳等，不過他們口裏說的，和市上流行的書本完全不同。他們加進了許多精細的情節，比看那些書更有趣得多了。說書的，也像舊戲子一樣，各有各的宗派，師傅傳給他們的祕本，他們是不輕易授給旁人的。

我聽書的那個茶館，可裝得下兩三百個人，全屋裏滿擺兩尺多寬的長條桌子，桌子兩邊是很狹窄的長凳子。像在教室裏一樣地，在屋的一端的正中有一個講臺，臺上有桌子有凳子，那便是說書人的寶座了。每天下午十二點鐘一過，多半是些上年紀的老人，間或也有環境較好可以悠閒的壯年人，手裏或是捏着兩個所謂活血的胡桃，或是撐着一個鳥籠子，陸續地走進書場裏來。每人都檢一個坐位，叫跑堂的泡一壺茶，於是閒談着等着聽書。無論屋裏的坐客是怎樣地擁擠，怎樣人聲嘈雜，只要那個說書的一走上他的寶座，把他的那個驚堂木一拍，全場就寂然無聲了。

每一次的書，和現在舞場裏的一次跳舞的時間，長短差不多，可是那比起跳舞來就太經濟了。他每拍過驚堂木告一個段落時，跑堂的便拿着托鉢替他按座去收錢，不，每人收一根木籤子。

那一根木簪子值兩文錢，一個銅板可以買五根。每次書錢還沒有收完，第二次開場的驚堂木又響起了。

我坐在這樣嘈雜的老朽的人羣中，請想想看，該是怎樣地不倫不類吧？四顧一下，全場尋不到和我一個年紀相彷彿的人，不說談笑，就是想找一個可講話的人也沒有。比起在學校裏，全教室都是同樣大的孩子，簡直是完全另外的一個陌生的世界了。但我並不覺得孤寂，一種聽下去，再聽下去的強烈的慾望，鼓動在我的心裏，使我忘記了周圍的人羣。而且那說書的，實在是說得好啊！全場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全場的耳朵都爲他聳起來，連一口大氣也不敢喘，靜聽着他講那像是非常神祕的，神祕的故事。他真會捉弄人呢，他總是先告訴你一個謎，可是他總也不爲你解這個謎，所以你也總非聽下去不可。

我還記得，我聽的那一部書，是說岳；我還記得，我聽到的那一個最熱鬧的節目，是「錘打金蟬子」；他從三五天前拍着驚堂木的時候就說「要知如何錘打金蟬子，且聽下回分解。」可是三天五天過去，岳雲的錘還沒有打了金蟬子。他像是一個能施催眠術的幻術家似地，用那熱鬧的節目當作咒語，勾來你的靈魂，可是這一個咒語的魔力剛一過去，他又念了另外的一個咒語，依然不放你逃走。他有詩還很坦白，告訴你這個熱鬧節目就要收場了！似乎你可以鬆懈一下，就是

換兩天席也沒有關係了，但是當你聽他講着的時候，你絲毫都辨別不出破痕來，絲毫都不覺得他在什麼地方已經告了一個段落，他是緊接着又把你繞在第二個扣子裏。簡而言之，除非是到了他的合同期滿，換了另外的說書的來了的話，你是絕對不肯離開他的。

一部說岳，大概足足講了五個月，而我也便像是換了一個學校似地，每天準時必到。當時我每次走進那茶館時是感到一種羞愧的，在說書的沒有到來之前，我坐在那裏是非常地不安，想像着那和自己同年紀的學生們正在教室裏讀書的情況，真是有說不出來的痛苦，於是就決心從明天起不再來茶館了。可是書一開場我又什麼都忘記了，再沒有羞愧，不安與痛苦。從前我不敢在人面前述說我逃學到茶館去的這一段生活，而現在我敢坦然地講着了。因為我覺得如果在我的幼年中有過一點點的文學的教養的話，那便是茶館裏說書的賜給我的。我在小學校裏幾年所得的知識，不久我全部忘光了，可是在茶館裏那幾個月的課程，將在我整個的生命上留下深深的痕印。

逃學的事瞞不了太久，一被家庭和學校兩方對出來，我的茶館的課程也就中斷了。可是我受的那一個短期的生活的影響太大了。我不能聽書，我可以買書來看的，於是我便從叫賣的小書販子的手裏，買那些舊小說讀了。先從三俠五義，施公案等書看起，一直讀到紅樓夢和水滸。不到

一兩年的功夫，我居然有了不到百部的小小的藏書了。也就是從這時候起，我養成了一種不良的習慣，討厭數學，植物學和動物學等科學的東西，而貪戀着離奇的故事。我想，我後來所以選中了這條人生中最不幸的路，是從這一個時期打下的根基。

我到了中學校，正是「五四」文學革命後新文學澎湃的時期。我先是盲目地跟着老先生們反對白話文，因為那些白話文學雖然與我更接近，我却看不起它們，古文的書我雖然讀不懂，我却非常地敬長，正如現在提倡「存文」的人們不懂古文是一樣的道理。但一個小小的生物如何敵得住那時代的大浪，不久我就開始喜歡讀胡適先生的舊小說的考證以及許多新文學家的散文小說了，最後我甚至於愛讀着白話詩，而且也模倣着寫一些肉麻當有趣的小詩了。

我記得我十五六歲那兩三年，是最熱心寫詩的一個時期，曾經寫過一首詩，被同學們看見，很得到讚許，現在不怕羞，把這首詩也保存在這裏：

心哪，我把你放在什麼地方呢？

丟在火裏，——太熱了；

放在冰上，——太冷了；

啊，我無着落的心哪！

我把你放在什麼地方呢？

這時是什麼意思，我自己也不大理解，現在看來，好像在那麼幼小的時候，我已經覺醒着愛了。真地，就是文學這種撈什子，使我過於早熟了，使我養成一種無規律的性格，對於生活毫無打算，而最後更不得不指它爲生，而受盡了人間一切的屈辱。不過，萬幸的是，我還沒有放縱着那時想成爲一個詩人的虛榮的心呢，如果真是成了一個詩人的話，現在不會早已經餓死了麼？

我對於文學真實地發生了愛戀，是由於幾篇短篇小說的翻譯，那些翻譯雖然都不很好，却總比當時一般新文學的創作強得多。——直到現在我仍然時常勸人多讀翻譯少讀創作，還是從那時候養成的偏見。因爲當時翻譯實在稀少，逼得我努力外國語了；又因爲在中國覺得學習外國語不方便，於是才跑到日本去。

我從極年青的時候，就很曉得生計的重要，所以我雖然好像染上了一點詩人的習氣，而我在高中時選的是理科，到日本也預備入工業的或醫學的學校。可是文學這種東西不使你中了迷便吧，若一旦被她捉了去，你便不用想再逃出來。

我不想給任何有志於文學的青年以打擊，使他們故意退避了文學的路；但應當使他們首先明

白，在如今的中國這是一條最艱難的路，而且文學社會也不像他們所想像地那樣是一塊最清白最純潔的園地；它包含着一切人間可能的卑鄙與污濁；走到這條路上來的人，既要學會了商賈獲利的方法，又要學會政客似的鑽營的手段。當你沒有名氣的時候，你只有受氣挨餓，若是小小出了名，你就得費盡了心思防禦自己，有多少人是在張着嫉嫉的眼光在釘視着你啊！能夠的話，最好不要幹這種營生，作一個銀行辦事員或甚至是鞋匠裁縫匠，都可以比這過得更安靜，省却無數的心計。要從很幼小的時候嚴格地監視着自己，不要中了文學這賣笑娘的迷！

文壇偶語

巴山

咱們的中國文壇：今年更加熱鬧。不是麼？已經在提倡通俗文學了。或許今年的通俗文學會比去年「大衆話」熱鬧些。但願能夠將通俗文學造成一個運動就好。我正想要創作一篇通俗小說呢。

預料張恨水的小說將有較高的評價。說他的小說雖然「意識不正確」，但正是通俗文學啦。

胡風先生又有「鬼靈符」可以「到處張貼」了。

被祖國遺忘的人

流冰

一九二×年，在新加坡和一對穿破的皮鞋一樣，我被擲到黑暗得幾乎看不見手指的監獄裏。坐牢對於我，是和一個人平日吃飯一樣，心裏沒有一點什麼特別的感覺或刺激。祇是有一樣，我最怕寂寞，我不能過上十天的寂寞生活，如果有一個人和我關在同一個號子裏，而那人又和我談得津津有味，那我便會忘記了一切苦惱；縱使你過了期而不把我放出去我也不會發覺的。

這一次被關起來時，却使我非常煩惱。因為，他們好像故意和我打鬥似的把我關在一間空着的號房裏，使我一個人住着，這樣，我便和一個啞子似的，每日看看這焦暗的牆壁，望着離地十多尺高而半徑不到一尺的小圓窗。終日聽着鐵門外的印度看守在托着長槍永遠也不會停止他的步伐地走着。於是，寂寞便毫無憐憫地鞭打着我，使我非常的煩惱。

幸而，第五天的下午，我便有了一位同伴；當他被獄卒扯着衣領進來時，我正躺在木板的屠桌似的床上，我看見他揮着兩手，槌着鐵柵門，像一隻被困着的狗熊一樣。

「我沒有犯罪！惡魔！你們把我關到犯人住的地方來，你們都是閻羅王的親生子！……」他和一隻野獸似的怒吼着。

他的臉向着鐵柵外，我看不見，我只看見他那頭蓬亂的頭髮，在灰暗的走廊上照進來的光線中，是顯着灰白的顏色。

他怒吼着，詛咒着，攀着鐵柵，痛苦地掙扎着，好像預備把鐵柵衝開來，走出去。我看着他這種野獸似的舉動，心裏覺得非常的厭惡。

「難道你不能靜一點嗎？老傢伙！犯罪並不是一件羞恥的事情呀！」我從床上坐起來，安閒地說着。「不是嗎？他們，是爲了生活制定出法律，又一批人爲了生活判決我們是犯罪，而我們也是爲了生活而犯罪，大家都是爲着各人的生活而走着各人的路，這有什麼可恥呢？」

「呵！你——」他突然叫着，翻過臉來，這時我看見了他的面孔，在灰暗中，他的鬍子和一塊破棉絮一樣貼着下巴，眼睛顯得很深，閃着灼灼的綠光，兩邊高起的顴骨，深現着他久經風霜的色澤。「好傢伙！你選了一條很好的路！你把犯罪當作生活。可鄙的傢伙，快到閻羅王那裏去

吧！而我，我活了五十六年，我想過一絲的罪嗎？哼！」

他叫着，怒得胸脯喘着氣揮着拳頭，把憤恨的眼光仇視着我。

「那末，你選了很正當的路吧？你不犯罪當生活，可是，你又偏偏走到犯罪的路上來，爲什麼他們把你擲到監獄裏來了？哈哈！」我安閒地大笑起來。

「惡鬼！」他咬着牙齒，向空中揮着緊握的拳頭。

我扶着兩膝，坐在木床上，用好奇的眼光望着這位年老的同伴，不出一聲，我看見他坐在地板上，兩隻憤怒的眼光毫不移動地瞪着地板，兩手不住地摸着自己生滿着鬍子的雙頰。最後，他把眼皮低下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呵！我究竟犯了什麼罪呵！」說完，他又仰起沉重的頭，和祈禱似的望鐵柵外的走廊。

「生活，這就是生活嗎？」他喃喃地自語似的說着。「我生活了五十六年，足足五十六年，可是，這於我有什麼好處？我只有漸漸地老了。除了老，我什麼也沒有得到。世界上的東西，早給所謂聰明人其實是狡猾的東西拿走了，而結果，他們便把我擲到監獄裏，和從口裏吐出的痰渣一樣。」

說完，他很用力地吐了一口痰，那塊黃白色的痰塊，落在離我的木床兩尺遠的地方，我很氣

悶，可是，我忍耐着沒有發作。停了一會，他抬起頭，用一種好像非常友愛的眼光看着我，我祇好報他一個微笑。

「我看你很年輕，你有這樣一隻健壯的身體，活潑的眼睛。」他對我說：「可是，你千萬不要依賴命運，不要自私地抱着奢侈的慾望，這會使你失望。你要學得聰明點，別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頭，盡力的往人多的地方擠，大家擠在一塊，擠得氣喘，擠到生病，而結果，別人先搶去了好的東西，你只落得坐牢。」

他說着，把一隻毛茸茸的手伸到衣袋裏，搜索一會，氣憤憤地伸了出來：

「他們真是毫無厭足的壞胚！連煙盒和煙斗都拿走了，一支火柴梗都不肯留下！這對他們又有什麼益處呢？那不過是一隻路上拾來的生鏽的盒子。他們只會專心打算怎樣去壓制別人，如此而已。」

「從前，我真是一個傻子。」停了一會，他又繼續着說：「我抱着了一種奢侈的慾望，我不滿於目前的生活，我聽說南洋是個滿地黃金的地方，於是，我賣了自己的唯一的耕牛。爲了這事，我的妻子哭得差點上吊。我敢和你打賭，要不是看在他肚子裏的小東西，她一定吊死在牛欄裏。可是，我什麼也不管，我丟下鋤頭，頭也不回地走了。……」

「那是廿五年以前的事了，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他頓了一頓好像回想着當時的情形。我知道，我又將聽到一個動人的故事了，於是，我靜默着，用懇切的眼光求他講下去。

「哦，我的確記得很清楚，當時，我不管一切地走出了鄉村。那時，沒有現在一樣的大輪船，我們祇能冒着很大的險，乘着很小的輪船，和巨浪搏鬥着，飄了十多天的海洋。我一點也不害怕，我望着深黑色的海面，覺得自己的前途正和海洋一樣廣闊。

「在海中生活了十六天，我來到了這新卡坡。現在，你一定知道，在海邊是立着十多層的大房子，房子前面有寬闊的海濱馬路你覺得很羨慕吧？可是，在那時，當我和你一樣的健壯，踏上這裏的海岸時，那裏完全是一片荒地呵；現在已被他們弄得這樣好了。

「那時，我不管一切，我信賴着自己的命運，所以，我和一條老虎一樣到處奔跑。我從新卡坡跑到柔佛。在那地方，我做過樹膠園的工人，但這種生活我過不慣，我看見自己每天早上把鋒利的小刀割開橡樹，使牠流着乳白的漿液，使我戰慄，所以，我又跑到馬六甲，到吉冷，再停留在大吡叻。在那裏，我做了一個錫礦工人，每天，我在離地面六十尺深的坑裏工作着，每個月的收入很不差。我狠命的幹着，想積蓄幾個錢，然而，一直幹了三年，我發現了我自己除了一條褲帶之外，什麼也沒有。我發覺了他們早已處處佈着惡魔的網，他們在礦山旁邊開着下等酒館，養

着面上已經有了皺紋的娼妓，設着賭局。這樣，每個月領了工錢以後，你就非弄到祇剩一包香煙錢的時候，不令離開那地方回到山上來，回來後，你又得爲下個月的花費而和他們拚命。

「因此，我又跑回新卡坡來了，這一回，我決定做一個皮鞋匠。」

「在鞋店裏，我耐心地做了一年學徒，變成了一個熟練的皮鞋匠了。於是，我安分地在鞋店裏做了兩年工，我正想打算積起兩個錢來；因爲，我知道，像我們這樣終年流浪沒有家的人，身邊沒有幾個錢是很吃虧的。但是，天曉得！你猜我碰到了什麼事情呢？那一定是惡魔指示着她，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六七年來早已以爲死了的妻子，會帶着一個沒有見過面的七歲的孩子，在我眼前出現了。我驚異，我佩服她，一個鄉下的女人，從未見過什麼是輪船和火車的女人，竟敢冒着這天大的險，渡過十多天的海洋來找尋一個六七年沒有消息的丈夫。」

「——誰出的好主意？竟這樣冒險的來了。我問我的妻子。」

「——你倒說得好！拋棄了大肚皮的妻子，一走便七年沒有一個字寄回來。這兒子應當是我一個人去養活他的嗎？你是他的父親！知道嗎？你是貨真價實的父親！你能夠不理嗎？——我的妻子比我兇得十倍，十足是個地道的鄉下女人，停了一會，她又突然弱軟地說：——在鄉下，橫豈不是一樣的被人擠死嗎？所以，在「水客」那兒探到了消息便決心變賣了田產跟着他來了。」

說到這裏，我的老同伴靜默了，用舌頭舐着他的嘴唇。雙手交叉在膝上，好像在回憶當時的情景。這時，我也非常寂靜地望着他，祇有鉄柵外面的印度巡捕在咯咯地來回走着。

「一個人，在沒有家的時候，是一個頂自然的身子。」我的同伴又繼續着說了。「我從不想到『今後要怎樣活下去』的這個問題。可是，一旦有了家，這個問題便一刻不放鬆地和一條毒蛇一樣纏着你。這是千真萬確的話。自從我的老婆兒子來了以後，我便完全把心情改變了，我不敢去流浪，我祇打算着『怎樣才能安靜一點？怎樣才能夠生活得好一點？』」

「你沒有家，那很好，你可以安心地到處生活着，我們這種人是不應當有家的，你看我，我自從那時起便做了老婆的安份的丈夫，做兒子的善良的父親。」

「我一點都不放鬆地工作着，從早晨到晚上，坐在一尺高的矮檯上，把一片片的皮塊變成了一對光亮的皮鞋，擺在玻璃櫥內，給別人用八九塊錢以上的價錢買去。你知道，這對皮鞋一共花多少本錢呢？三塊的皮料，我們也祇得到一塊二角的工資。可是，我不管這些，我每天工作着，一年，兩年，三年。」

「最初，我把兒子送到學校裏去，你要曉得，做一個皮匠，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我不要我的

兒子再和我一樣。

「在我的祥發小學畢業那一年——對啦，我沒有告訴你，祥發就是我那兒子的名字。在那一年，祥發十四歲，他母親便患了肺癆死了。一個牛一樣健壯能夠用一隻肩頭担幾一百斤重的女人，在這裏住了六七年便和一隻餓貓似的死去了。南洋真是惡魔的地方呵！」

聽了他戰慄的聲音，我心裏打了一個寒噤。我想起了都市的可怕。一個老虎似的人也會和餓貓似的死去呵！下面，我的老同伴又繼續說着敘述他的故事了。

「自從老婆死後，我便不能再供給祥發讀書了。因為，老婆一死，我也感覺到自己漸漸地蒼老了，背脊，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經向前彎曲了。所以，祥發終於和十年前的我一樣，做了皮鞋店的學徒。」

「從那個時候起，我感覺到自己一天天地不行了，坐在矮機上我不時要仰起頭來，很辛苦地呼一口大氣，接着，我眼前便一陣昏暗。我驚覺着，我老了嗎？實在，我已經老了，我對我自己絕了望，我辛苦了十多年，辛苦了一生，我得到了什麼呢？我不怨天，我祇怨我自己的命運。我重新把希望寄托在兒子的命運上，我希望兒子做的安份的工人，到將來，也許，啊！我做工的那間鞋店的老板，從前不也是一個工人嗎？」

「我這樣希望着，看着兒子由學徒變成了熟練的工人。可是，漸漸地，我又感覺到一種恐怕，這一個十九歲的和獅子一樣的壯傢伙，竟一天天地離開了我，他並不是一個我所希望的兒子。在晚上，他時常和一些夥伴跑出去，我覺得，他已跑上了危險的路上去了。我懼怕，我擔心。我從此憂鬱着過日子了。」

「——祥發，你到那裏去？」——有一個晚上，我抓住他的臂膀，用一種差不多的悲哀的眼光看着他。

「我到朋友家裏去呀！爸。——最初，他是驚異，後來，笑了。我覺得那是掩飾的笑。」

「——祥發？你到那裏去？告訴我，妓館嗎？那裏是惡鬼才去的地方呵。」

「——妓館！——他睜着很大的眼睛。——哈哈！爸！你放心吧，我不會到那個地方去糟塌身子的。」

「他掙脫我的手，走出門，在黑暗中消失了。」

「他到什麼地方去，他永遠也不打算告訴我的樣子。我憂鬱着過了好幾個月，終於有一天，我決心要偵查出他的行踪來。那正是我們的東家宣佈了減少工資的那天晚上。」

「——爸，現在又減工錢了。我，怎樣活下去呢？——他對我憂鬱地說。」

「唔！可是，這也沒有辦法的事。樹膠落了價，時勢不好呀。這年頭，真是大家都難過日子。——我最初是這樣說的。」

「但是，爸！我們得想要活下去呀！難道我們可以餓着肚皮過日子嗎？」

「有什麼辦法呢？我們不做工不是馬上餓死嗎？」

「正在說着，他便給一個夥伴叫出去了，我決心要偵查他的行踪，便在他們後面追隨着，看見他們進了一間草屋裏。」

「你猜，他們在幹着什麼呢？那些傢伙，他們有兩三十個人，在一盞暗黃的煤油燈下，好像商量着什麼嚴重的事情。我立刻就想到，這和今天減工資的問題有多少關係。我在暗中，側着耳朵，幾乎連呼吸也停止了似地聽着。」

「——無論如何，明天非總動員不可，我們不要示弱。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祇要堅持到一個月，勝利是會歸我們的……」

「我祇聽見這種的無頭無尾的話，但，我什麼都明白了，我知道他們要幹一種什麼重大的危險的事情了。」

「祥發！你今天不要去，你不能跟着那些傢伙去糊塗。——明天，我對我的兒子說。」

「——爸！這並不是糊塗，這是爲了我們大家的生活呵！難道你不希望生活得好一點嗎？」
「——能夠加點工錢固然好，但是，祥發，煥雲哥是好人，我們在他店裏做了十多年，他沒虧待我們，我們怎好和他作對呢？」

「——爸！你想想吧！你和他們拚了十多年命，你得到了什麼？」——說着，他終於走出去了。

「到那天下午，我便聽人家說他因爲拿着×旗子在街上走，給「馬淡」抓去了，在監牢裏關了一個星期，就連面也不見一次的被運回家鄉去了。」

說完，我的同伴低了頭，我想，他在想念着兒子吧？

「當時，我痛恨他，爲什麼做了這犯法的事情呢？我一生辛苦做人，却養了這樣一個犯法的兒子。我怨誰呢？天呵！」

「以後，事情是這樣延長下去，說是全體的鞋業工人不準做工，但是，我活了五十多年，我不做這種事情，我便偷偷地在三層樓頂上替東家做工，不給任何一個知道，一直到事情解決。」

「但是，過後我才知道，人類是這樣卑鄙的東西。他們看見我老了，沒有力量了，便和丟棄一片蔗渣一樣把我滾出來了。我失業了。」

「你想，我的老婆死了，兒子犯法回國去了，我自己老了，他們便丟棄了我，我現在到那裏去呢？我辛辛苦勤地拚了一生的命，我得到了什麼？我痛恨我自己當初賣了耕牛，我痛恨我自己抱着奢侈的慾望。我自己覺悟了我從前是一個傻子，我為什麼跟着別人往人多的地方擠呢？而結果，不是別人都把好的拿去了。我却被丟棄了，被遺忘了嗎？」

這老人愈說愈激昂，我看見他的眼眶裏充滿着眼淚，手在顫着，停一刻，他又興奮地說下去：

「近來，我想念着我的兒子，我想念着我的故鄉。我不願再在這魔鬼的地方多留一天，但是我那裏來這樣許多錢買船票回去呢？我想了又想，我忽而悟到我的兒子也是不出一文錢回國的呀。」

「我決定了要照我的兒子一樣做一番，也許便會不出錢回國了。所以我把平日用的浴巾，那塊成了絳色的紅布，縛在竹竿上，一個人拿着在街上跑。不到五分鐘，我的目的達到了。被印度「馬淡」抓到「谷」裏去了。我一點也不憂慮，我就要回國去了呀！我在「谷」裏等了六天，昨天，他們把我提到法庭裏了。可是，天曉得，他們怎麼質問我呢？他們問我：

「——為什麼要進捕房？」

「天曉得！我什麼時候進過什麼插花黨呢？我不過想回到故鄉去呀。我向他們解釋，我沒旁的希望，我祇要回國。」

「但是，他們笑了，他們笑我笨蛋；說我的罪很輕，只要把我關一個星期就可以出去。於是他們把我擲到這裏來了。」

「你說：我犯了什麼罪？他們把我監禁起來？」
說完，他把兩手捧着面。我知道，他在哭泣了。

「呵！我犯了罪嗎？我祇是要看我的兒子，我要我的祖國呀！」

最後他終於顫聲哭了。我聽了這一個可憐的老人的故事，心裏和被大石壓住一般沉重。等了
好久，我才低聲地對他說：

「何必悲傷呢？我們都同樣地被祖國遺忘了的人呵！」

我們靜默着，黃昏慢慢的爬過了我們的面部。鐵柵外也昏暗起來了。祇有印度看守的皮鞋聲
不停地傳到我們耳朵裏。

夜在伸張着翅膀……

一九三五，三月改作。

一夥人

併付

這是一夥有血性的人們，他們的眼睛時刻地望着那方，——光輝的自由的方。他們是有理想的，年輕的，壯健的，燃燒着火般生命力量的人們。他們不怕艱難，辛酸，險惡，甚至連犧牲了他們的生命，爲了一個被蹂躪的民族底解放之緣故。

他們豎起自由底大旗，在燦爛的空中飄揚着，在他們千千萬萬民衆的中間，激起鬥爭的浪潮，掀起反抗的熱情，掀起巨人的暴風雨啊……

他們這麼地前進着，死亡着，繼續着，鬥爭着。

他們的眼睛只看見一個目標：自由！作不斷的戰爭呵，爲了這鵲的緣故。

雖然他們被幽禁于這髒髒，黑暗，饑寒和恐怖的牢獄里。可是他們沒有點兒灰心，或者選擇

了他們底艱苦的命运和偉大的任務呵！

雖然，在這里他們的青春會被冷酷的鉄鏈所摧殘，他們的康健會被不良的食料所蝕吞，他們的智慧會被單純的生活所愚化。

雖然在這里他們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人生最黑暗的一面，他們的耳朵所聽到是人類一種最殘酷的聲音。

雖然，在這里，陰森森地獄之深淵里，他們被另外一種世界所隔絕了。昏然地好像陷於無天無地的幽谷中。

不錯，是這樣，他們被這麼地消磨着他們有用的的生命與乎不幸的，悲慘的，沉長的歲月啊！

然而，他們怎也不會悲傷，灰心！祇是充滿着憤慨與仇恨。也許，祇有憤慨與仇恨才把他們的生命漸漸吞蝕了吧。

但是，他們時時刻刻都不忘記，這是他們苦難的時代，找尋着明的時代呵！

只消他們想起他們的統治者——帝國主義者如何地踐踏他們，如何地去消滅他們的文化及歷史，如何地去破壞他們的求生的機能，如何地對他們施行種種非人的設施底時候啊！

他們的眼睛就會迸出火花來，他們的腦袋就會爆裂開來。

他們一刻也不能忘記的，他們一刻也不能偷懶。

只消他們想起一九三〇年大半个朝鮮陷淪於，飢荒，旱災，苛政，重稅的重重困苦的時候，千千萬萬隻手舉起他們反抗的與要求他們的利益及自由的時候，給予他們的壓迫者一種空前未有的威脅時，他們就會知道這個昏迷了好幾十年的國度已經開始醒悟到如何去爭取他們的獨立了。

雖然那次的鬥爭是失敗的，那次是被他們的主人殘酷地，慘無人道地鎮壓下去。……

然而，這一段帝國主義者野蠻底暴行，却已給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了。

是的，他們不怕，他們並不因此而灰心，戰慄。他們時時刻刻地記着這是他們的苦難時代，難生時代，鬥爭時代，找尋光明的時代啊！

只消他們想起這些事，只消他們的生命還有氣力，只消他們知道及料到此刻還有許多許多的弟兄姊妹仍舊繼續着他們的路的時候，他們的精神就會更加的嚟強起來！

在六七十年悠遠的奴隸者生活裏面，在最近大大小小的浴血的肉搏裏面，在平等，解放，自由，獨立，革命和光明的聲音裏面，他們，——全國的苦難的民衆們，都明白了，覺悟了，堅

決的認識了他們唯一的出路——祇有革命！用血與鐵！

在過去，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們還是昏昏然，讓他們的主人去宰割他們。而他們却好像不知抵抗的羔羊般的。

在過去，他們還有一種蠢愚的幻想，冀求着在自己的壓迫者的脚下丟給他們一些恩惠。

在過去，他們還存一種渴望，熱求中國革命的成功來援救他們。

在過去，他們還是相信自己的無能及帝國主義者的光榮和權威。

可是現在啊；他們已經明白了。統統明白了。

在種種的事實底教訓裏頭，他們已經學習得珍貴的教訓：唯有靠着他們自己千千萬萬民衆的力量，用血，頭顱，勇敢的堅毅的不屈的奮鬥精神，這樣，他們才獲得光榮之代價哩！

所以，爲了自由的緣故，爲了這被蹂躪了生命的復活，爲了整千整萬萬奴隸者的自由，他們這些年輕的，美麗的，壯健的，有火燄般生命底力量的男男女女少年們，正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樣，滾着他們的熱血，擲着他們的腦袋，甚至於犧牲了他們生命，祇求達到這鵠的的緣故。

他們沒有懊悔，灰心，不怕艱難。

此刻在他們的靈魂里，時時刻刻地有一種崇高的，偉大的，英勇的，堅毅的又好像慈母的愛

一般之革命的力量，在鼓勵他們，安慰他們，指揮他們！

所以，此刻他們雖然被困於這陰濕的牢獄里，可是他們的眼睛不斷地望着那方——光輝的，歡樂的，幸福的，活的，充滿着生命的火燄的那方——革命！

革命！革命！這聲音貫澈了他們的神經，打動了他們的心弦，陶醉了他們的生命。

他們確信，在目前，在此刻，在最近的將來，全國的弟兄都會咆哮起來啊！

文壇偶語

巴山

連編輯家侮辱了作家，作家反抗的事，在現在亦是不允許的了。因為編輯家是有勢力有靠山有權威者。不是麼？魏金枝宣佈了矛盾的什麼，人們便派定那不是他自己的意志，而是受人壓迫非寫不可的。爲什麼不乾脆點指定魏金枝是有神經病的呢？然而，這樣隨便侮辱作家，難道亦是如今的文藝政策之一麼？

公公回來的時候

希 儂

——大生爹回來了，胖的辨不出呢，大生娘，大生娘。大生回來啦。

大清晨上屋子外便有一支老婦人的濁嗓子在叫着，聽到了這叫聲，大生的媳婦忙掉下手里的作活，一勁兒迎出來，兩個孩子跟着蹦蹦跳，一邊跑一邊嘴巴上不停地，「公公回來了，有糖吃，有糖吃，」那麼嚷呀吵的，最後是大生的娘一步步緩吞吞地跨出來，一脚蹬住在門檻那兒。

大生已經進屋里了，背後隨着兩個脚夫挑着行李：一起子三隻皮箱，和隻藤籃。幾個隣居的孩子也一同跟了上來。

那里邊多分是滿藏着軟細物兒吧，瞧着的人都這樣猜設着。

——大生上下身全穿着不新不舊的黑色綢衫袴，上衣的鈕子沒扣牢，胸脯敞開着，頭髮脫落

得稀疏的，皮膚却是忒黑的，外表完全是個粗腳手的模樣。他劈頭瞥見了娘，便走上前問安。

娘微微地笑着，隨後從挨在傍邊的媳婦那里牽過大的一個孩子說着向大生：

——公公就站在前面了，平時成日家叫着，現在你不叫了。

——快叫公公吧，媳婦也備着自己一邊小的孩子。於是孩子才有點畏怯似的張着嘴巴：

——公公。公公，兩邊兒都叫起來。

——就這麼大這麼活潑了，真快。哈哈。

大生點着腦袋，一行說一行走上去捫捫孩子們的頭蓋。

無邊的歡樂和滿足的情緒浮在各人的臉上，心坎。

——先生，早點把錢吧。

不是担腳夫開口討着，他們幾乎高興到忘記付行李費了。

——通共多少？

——三塊錢？

——混說，那有這末多。

——「番客」發了財，多早晚碰着這彩頭，叨叨光啊！

被那麼一說，大生不禁俏自臉熱着。一面他伸手探口袋，可是掏了半天，却掏不出什麼來，神情異樣窘迫睜着眼睛楞楞了過去似的。

——沒零錢不成？娘趕緊問着。

大生含含忽忽地點了點頭。直僵僵站着。

大生的娘湊上媳婦的耳根邊輕輕說了說，媳婦沉思了一下，很快地跑向後屋又很快地跑回來，銀子的亮音在她手心里撞響着，把過去，打發担腳夫走了。

可是媳婦的眉尖馬上繃着——在南洋住上了半輩子，巴巴回了家，竟是連三塊錢的行李費都把不出不成，打心底那麼疑問着。

一行了自己的屋子，媳婦幫着大生抬皮箱，沉重地，——真猜不透放着什麼鬼東西。

——大生爹發了財回來了，你瞧，行李那樣多！

——發財，嗨，你知道，三塊錢行李費都合後屋的老叔借來的哩！

外邊又有人帶着譏諷在私議着。

回到屋子里，夾雜子的說了一回話，過了一會兒，大生便把幾隻皮箱挨次打開來。媳婦和娘懷着熱望的也是失望的預感在一邊瞧：

每隻皮箱子里，儘是爛舊的衣衫，破襪子，皮鞋，生鏽的銅鍋子甚至碗碟碟的一些可以扔掉的撈什子。翻了一頓，翻不見更好的看頭來，終於翻到了幾罐藏在衣堆下邊的蟹腳餅干匣子。

「噫，有糖糖，公公，給糖吃，孩子當瞥見了便即刻涎着嘴的唧唧着。孩子的心自然不會像大人們感到失望的悲哀。」

「去了半輩子，倒淨是帶了這些浪東西回來。」

婆媳倆却無聲地在嘆息，那句話差點從娘的嘴里吐了出來，到底還是第一天見面，就是有怎樣的抱怨似乎也使不得立即說着。

「丟臉，丟臉！」

媳婦一聲不響靜靜地退出，她的眼眶里給淚水漬得濕漉漉，一逕回到自己的房里啜泣。

這情形實在是使人夢想不到的；同時亦使人失望到連自己都不相信。大牛從烏着鬚髮的時候便背了鄉井往南洋，一去足盤有二十年的時間，在這其間大牛每月里終是寄回二十塊來養家，後往兒子討了媳婦，接着又生孩子，人口多了，便添到三四十塊，從未會間斷過；而那一面，大牛有個『番老婆』，也同時成家結案。孩子都有着好幾個了。一個人撐兩邊家，這勢派不能說是不大的，至少大牛是該有一手本專兒。因此合家子對於大牛都織着美麗的幻夢，以爲他不知是如何的

發了跡；便是旁人亦莫不讚頌大生的本領。因了這，鄰舍們對大生的娘和媳婦都格外親切了。到了知道大生要回來了，怎不高興和喜悅，尤其是大生的媳婦，一種傲示的言動不時流露在人們之前，好像是說她有個值得誇張的公公要回來了，快有好日子了。然而期許過高，不幸失望了的痛苦也同樣叫人夠受的。

如今大生竟出人意外的變成一個窮光蛋跑了回來，什麼幻想都一古腦粉碎了，還誇張不成。再拏什麼面子去見人呢？

「既然落得這個樣子，便不如索性一輩子死在那邊，強似回來扯臉皮！」媳婦暗暗地咒罵着了。

大生隨着一行行李到了家的消息傳到外面去了。下午，大生的一個遠房的堂叔亦是他二十年前老債主，上他家來索債了。

大生躲在屋裡，讓大生娘出陣擋。

大生娘，祝福祝福，大生發了財，他從前欠我的十幾塊錢如今應還我了。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大生娘趕忙分辯着。

誰相信，大生娘，也別虛飾，我知道大生這會子回來有的是……行李那麼多。大生娘，

不過十幾塊錢，小節目，省得大家嘔嘴！

——實在沒騙你，騙你做甚，不信我帶你進來看，皮箱里儘是些破破爛爛的東西！

爲着要使對方明白，大生娘祇得將不便說的話苦楚地說了。

——好說好說，大生娘用不着這樣推托，我知道的。

——真是半個銅板也沒帶來，一點沒騙你。

——哈哈，那更笑話了。總之，大生娘，我乾脆說一句，便淨是十幾塊錢還了我完事，我也不算利息，本是是應該算的，作是我讓步。

對方的口氣挺有勁兒的，彷彿不把錢無論如何不走。大生娘全沒了法兒想，怎說怎也不中用，怎也不能使那人聽信，又是不好使急勁，又是出醜，又是惱怒。

大生此時在屋子裏吁吁氣。

關了半天鬧個不可開交，仍是沒停當，幾個同居的親人，攔集來勸說，那人死也不依，他氣忿忿地說：

——大生他真沒天良，從老遠以前借了我白白的十幾塊，不久一溜兒跑到南洋，簡直沒那一回事。山高路遠，那追也無從追，要也沒法要，現在他行李大行李小的回來，倒還賴有，自己還

避了不見面，這是什麼意思，我也不管，非還不可！

——是的，你說的有理，但是大生明真沒帶什麼錢來，就連進門時的行李費都跟後屋的老叔借的。我們瞧見的。我想這樣吧，還終歸是要還你的，只是容他慢慢想法，你看怎樣？

有個人出來替兩邊排解了。

——不行，不行，鬼才相信。

那人照樣一氣兒硬到底。

最後央求到後屋的老叔出面結煞，老叔他是上輩人，話說有分量，做事也頂圓滑，由他先墊出半錢遞給那人，才叫個頑強的討債者無言地走了去。

大生的娘一肚皮的嘔氣和傷心，踏進屋里，朝大生的臉狠狠地碎了一口，低低地：

——回來扯你娘的臊，扯你娘的臊！

聲音幾哽噎成咽噎了。

(一九三五四月)

五百番

辛爾

還是叫他「五百番」吧！一週以前的五年間，大家都喚他：

「五百番，五百番。」

他那黃瘦的臉上，一聽到這叫聲，便會露出難看的微笑。到底這稱呼聽慣了，怪親熱呢。雖然「五百番」這一小布條，是在一週前的一個下午離開他的背上了。

而且，也覺得這一週間的所謂新的人生，不見得和五百番時代不同到怎樣……

他好像變成神經錯亂了的人，可是，這一週間的生活，却記得清楚。

寒冬的夜風，隨着夜更深，刮得更猛烈。

拆去大半的舊房子，那麼殘破荒涼的躺着，死沉沉的。只有急驟的風從廢牆上的大空隙，不

住的吹着廢牆內的土地上睡着的五百番，淒微的響着顫抖的低音。

遼闊的黑暗的天上，稀星那麼疎落的閃着微弱的光，從破屋頂的空隙映下這人間。而遠近的週圍，是閃閃着這大都市的五光十色的夜景。

整個的都市，像一頂巨大的皇冠，上面閃動着無數的奇巧，豔麗，明亮的豪光。但豪光是照不到這廢垣內的灰暗的角落裏的這麼一個人。

廢垣內是一片荒地，雜亂的散佈着許多灰土，碎瓦，石子，狗糞之類。而最大的一堆，便要算是縮做一團的，和灰土等物，同樣的躺在地上的五百番。

一堆黑黝黝的東西，像死屍般躺着。四肢是那麼冰冷冷的，只是緊閉着眼睛，腦子裏沉在昏糊中，迷亂的交織着。他似乎有些麻木，給冷風襲着的肌膚，微微的顫抖而已，手脚連輕輕伸動一下亦沒有。

酸痛，疲倦，哀苦，迷亂，昏糊，飢餓，寒冷，憤迫，不安，他全不曉得自己了。……

都市的夜光，不住的閃閃，在消逝着。

北風陣陣不斷的緊吹着。

忽然，幾陣急風捲來！掃過破屋頂，和廢垣上，有些瑟瑟的，灰土碎散着，灑在五百番的

臉上。他像殘剩一絲的幽靈，糊亂的用手向四週掃過，無力的落在地上，又蠕動着手指，向地上抓着，一會再縮回到臉孔上，抹了幾下，似乎是在掃去落下來的灰土。

一種濃烈的嗅味刺激着他。他猛的微睜開眼睛，灰土碎恰好落些進眼皮下，頓時更難過；又覺得臉上有些淋濕，下意識的再用手向臉上摸擦，眼睛像塗着些粘質的醬糊似的。

他不得不掙扎的爬起來，自己無聲的尖叫着——吱呀……喘着微弱的氣，稍稍清醒過來。

「天呵！糞塗滿臉孔呀！……」他似乎驚痛的發覺了。

無力的又倒下去。胸部陣陣的酸波掠過。他的頭腦像在昏暈中搖晃着。

淚水給冷風吹乾了，沒有方法安睡去。他漸更清醒的想着幾天來的，自由的人的生活呵……

惟有剛剛踏出牢門那一刻，站在緊閉了的黑牢門前面，歡欣的迎着冷風，連吸了好幾口新鮮的空氣。覺得是五年來不曾有過的幸福。

以後，便急急的走了。在未出獄的兩個月前，便老深想着的：別的都未必先講吧，踏出牢門，三個銅板的燒餅油條，起碼是可以立刻吃到的，但是，偏偏這想念都沒有償願呢。吸了幾口空氣，心裏仍止不住卜卜的跳，望着荒涼的，渺茫的面前，心神不知道飛到那裏去了！還記得吃燒餅油條的事情嗎！？

荒郊野道中，是那樣的死寂渺茫；狂風又哀號的呼叫着，迎面直掃，拖着五年不會走動的脚步，頓時已經失了原來那烟似的主意了。

是向生的，自由的人間走去了！但像自己這樣的窮光蛋，要怎樣走進人間去生活呢？只有那癡癡然的呆住着，顫抖的吃着寒冷的北風。

越走自己的臉孔越青白難看。

好容易爬上公共汽車呢。但一聞到煤烟的味道，和在車上給那麼顯着，人更多三分糊塗起來。悲喜交集的情緒，漸漸加烈。

雜在熱鬧的人羣，車子的中間，只是眼花頭昏而已，真是糊裏糊塗。無論怎樣追憶着，總辨別不出以前是熟識的街道的名稱。多久遠了呵！彷彿隔了一世呢！景物，人面，一切都那麼生疎，冷落。

腳拖得很慢，目光遲鈍而糊模的。

鳴——鳴——鳴——鳴——

汽車四方八面在叫着，更糊塗些，自己不明白自己是怎樣在走着的，心裏在想些什麼，也忘記肚皮是飢餓的。如還在牢內，晚飯已開過了呵。

好像坐過幾次車子。天是漸漸灰暗了，終還沒有找到歸宿的地方。袋子裏的四毛錢，也不知這是怎樣弄光了的。只微覺風是吹得身上更冷些。

「還沒有喫飯呵！」也不知是怎樣突然想起的。但泛上來，又閃過去。
徘徊，躊躇。是迷亂了吧？脚是麻木的。

「劈，劈！」

忽然，誰的手掌，貼在他的臉孔上。青白的臉孔迸上幾陣微熱。他不曉得他究竟惹了什麼禍，射着倉惶的目光。還猛的隱約記起，在獄內給看守打時，倒很鎮定的忍着呢。

這一瞬是怎樣挨過的，那便有點記不清楚。不過，倘知道會走過一面火鏡前，自己看見了自己呀！

「五年不會看見自己的形狀呵！」

光光的和尚頭，略像條黃瓜的瘦臉孔，使自己太吃驚了。一件給獄裏剪短點的破棉袍，剛垂到膝上，瘦小得像四把樹枝的脚和手，有幾分像鄉下尼姑呢。

「……哦……哦……」自己輕輕吐出嘆息的聲音。

哦，不錯，是隔天早上吧！天還沒有亮，便給巡捕敲了幾下，從水門汀上爬起來。冷得牙齒

不住顫打着。是啊！實在太冷了！

天理良心，這無論怎樣也說得過去吧。雖然糊裏糊塗的；但做了一天叫化子後，第三天便拿定了主意。死裏逃生，在牢裏吃盡人間苦，現在還怕什麼困苦呢。做工去，有得工做，總就有得活下去的。

亦不知道怎樣給他走到滬西的一家紗廠門口去。多麼歡喜呀！沒曉得等了老半天，跪求了多步好話，沒人理，只有人在笑着。

「媽的，真是搶狀元啊！」

後來說是要挑十名臨時工，却聚集了一大羣，一大羣的人爭擠着。自己又落選了啦。

到底天不絕人。自己苦頭吃多了，經驗也豐富些。想起了一條生路來啦！那便是做小工啊！同伴們告訴過的，是唯一的救急的活命路兒。

尋的好久，走得頭昏腳酸，竟找到了。果然不錯，人家在折舊房子，一直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走進去，埋頭替他們做小工。一天二毛小洋，做一天算一天，用不着介紹。

不過，偏偏連做小工亦不行。第一天得二毛錢，統統就給肚子吃光了，第五夜還是睡地下。坐了牢五年呀！身體那裏吃得消。所以就支持不住了啦。他們看到氣力差了點，就不要呵！絲

毫不留情的。第二天的早上，他們都來了，有年青的小夥子，女人家；他亦默默的跟上去，剛要動手，振起渾身的酸軟的氣力，還沒有把那堆瓦搬上手，後面那個老傢伙便猛的喝一聲：

「滾開！誰要你做？」

立刻渾身透過一陣急劇的恐怖，手脚酸軟得像站不住，頭部掠過昏熱的暗潮，呆然的站着，不知道怎樣才好。

「滾開去！哼……！」

但他癡住了一回，又那麼垂頭喪氣，偷偷的，伸出雙乾枯的瘦手兒，擇沒人做的便上去。

「劈！」「滾你媽的蛋！」

臉孔好像要裂開，牙齒幾乎碰碎了，張着枯癆的嘴巴，微微露出兩排黃黑參半的牙齒，和一條白色的小舌頭，彷彿是條垂斃的狗的舌頭般。

看去彷彿脚上還帶着鐐般，顛跛的，蹣跚的，彎着細長的腰，雙手抱在胸膛，慢慢接近他——連睡着過夜的，快要拆光的廢牆邊。

覺得快絕滅似的。拚不起氣力來。憂鬱的目光不曉得安放在那裏好。鼻子呼着微弱而又急迫的氣，胸部抽搐得一漲一落的。

慢慢倒下去。但過了許久，他又無聲無息的挨上去，就輕輕把樹枝似的手，要接觸到那一筐灰土筐的邊緣去。心裏暗驚喜，拖動着沒人響，就是菩薩保佑呵！就有得小工做呵！血顫跳得他幾乎抬不上手。

「呢——」突從喉嚨裏迸出一聲。

這活像給踏在腳底下的小鷄兒那樣的慘叫。原來屁股給重重的踢了一腳。拍的倒下去。

「噯三！」

那大約是工頭的傢伙用腳踢開他，同時鄙屑的罵了一聲。

就這麼完了呀，還有什麼辦法呢？！便昏沉沉的在這地下躺着到現在，迷迷糊糊的。

不消說，這便是一週間來的五百番。

廢牆內，悉悉索索的響着，一個人影慢慢的在灰暗中晃動着。

「喂，喂，喂……」那樣低而急的叫着。

黑暗中，風聲在天空呼號——颼颼颼……

一支小竹竿，慢慢的在五百番的身邊鑽動着。

「喂，喂，喂……」叫得更急。

五百番猛的驚喊起來，在灰暗死沉中靜着倉狂的神色，張開嘴巴迸出：

「嘎嘎……」

「喂，喂，有被頭吧啦？……」

見鬼，是個老資格的窮癩三，到深夜才來找安睡的地方。但五百番可全更糊塗起來，突然翻起身，像個瘋子。手驚慌的亂揮着：

「……嘎嘎……」喘着氣。

「喂，朋友，喂，朋友……」老癩三滿不在乎的。

睜着眼皮擦着乾了的糞的眼睛，瞳目放射着哀狂的目光。

「喂，喂，朋友，睡一道吧，暖點……喂，朋友……」

弄了好久，五百番接着還在急跳的胸口，稍為清楚些兒。在死暗沉沉的夜色中，還隱約可以辨別出面前站着一個可怕的人。

是這樣的一個傢伙，像穿長袍和褂子，可是渾身是那麼雜亂，結帶着許多破布條，黑，白，灰，混雜着。上面是件變成灰黑的白褂子，一隻袖子全沒有了的，其他部分不是補，便破着洞。腿，屁股，脚肘，露出青白污穢的肌肉，點綴一些紅黑的小瘡。一雙腳盤沒有穿鞋襪，現在荒暗

的灰土地上，顯得可怕。頭上却戴着一頂塗着污灰的顏色的草帽，大約是從那裏拾來的。腰間繫着一個黑布大袋子。

瘦長的身軀，枯槁瘦長的焦色臉孔，模糊一片中，微閃着那雙駭人的眼色。手中拿着一支小竹竿，隱約還在抖動着……雖然看不清楚，但可怕的形狀是在灰暗中隱閃着。

「……竹竿鬼，竹竿鬼……鬼鬼……」

五百番從不曾見過這樣的東西，迷糊的，彷彿的，驚嚇的，不覺渾身湧上幾陣酸的熱，肩背皮特別難奈。射着瘋狂的眼光，以為達到竹竿鬼了呵……可怕的人……

「喂，喂，朋友，……朋友，睡在一道吧，熱點……」

這老癩三說了便悉悉索索的，摸着倒在他的身邊下去。還輕低的。再說：

「喂，朋友，今晚真冷呵！……」

五百番給嚇得出汗，渾身緊張的抽搐着，他的靈魂在哀慘的尖呼：

「這便是人間呵！人間……人間……自由的人間……」

搖擺昏糊的腦海，不住幻閃着可怕的陰影：

「間，地獄，鬼卒，……可怕的黑夜的……」

緊緊抱着頭顱，渾身抽搐得更厲害，像做一場惡夢，……是人間？還是地獄？！是自由的人間，還是鐵窗內的獄室？！……他的腦子，飛馳在這分不清的可怕的境界中……似沉沒在驚濤怒浪裏

……
陷在惡夢似的狂亂中，不斷的驚呼着。……

……
死寂。堆滿了灰塵的蒼老朽舊的鏽鐵窗內。

……
陰風淒叫，燈光暗淡，白壁，緊閉的黑牢門，鏗鏘輕低的，嗚咽的在絕滅的夜獄中哀鳴。

……
像絕滅的深淵。

……
颯颯颯……淒微的脚步聲，在弄堂裏盪漾着。從這聲音傳來襲人的恐怖的氣氛。

……
靜開迷糊的眼皮來，煩亂的腦筋，稍為沉靜些。默默的，從沉絕小的囚房內的四週間，吸到無限的顫抖心靈的哀冷之感。開始翻着失神的眼珠子，輾轉着被夾擠着的頭，側看那挨着自己的

頭的囚伴的臉孔，凝住的；自己的頭，又放下挺硬的床板：

「可怕的枯黃的臉孔呵！……」

剛才肚子才好點，只沉沉的微痛，所以似醒似夢的閉着眼了。但此刻又漸漸顯得更不安，把肚子翻過，壓在床板的被頭上。

他忍不住的輾轉着身軀，驚醒了夾在兩旁的囚伴，二百三十番鼻子裏呼出一口長氣，同時睜着眼睛，也側翻着頭對住五百番：

「唉……你這月來總這樣的睡不着……」說着有點驚疑的瞪住他，

「……哦……老李……」

「你的臉色真不好呢？……只有多個把號頭呵，便可以得到自由，……睡吧！五百番……」

「老睡不着。」

「不開玩笑，你瘦多了……」

五百番嘆了口長氣。

「到外面去也更要保重呢！這年頭……你坐了整整五年牢了，怕不大清楚……睡吧！明天再睡……」

「唔——好，睡吧！」他給囚伴的話觸動了心事，沉在懷思中。

老李的聲音頂高：

「……不，不，不，只要能得到自由，就是做叫化子也好，也比這地獄強，……五百番，是

不是！」

阿蛟冷冷的笑：

「……不過，也不是這麼簡單……話是那麼容易說。」

老李搶着嚷：

「那麼，就不要出去嗎？沒有誰這樣傻的，願意給關在這死地方……這……」

「當然囉，五百番期滿了一定非出去不可，話是說，出去後，得到了自由後，怎麼生活下去

……是阿蛟的話。

又從旁突扯上老陸：

「難道老豬的故事，你們沒聽到……人家騙他說大赦了，要放他出去，他嚇得發昏，還哭得

飯吃不下。……夾着嘆息的聲調。

「不管有沒有這事，但出去後也不易生活就是了。」

『我不信，不信。』

『我也不大敢相信……』五百番遲疑的說了，『不過，出去後的生活，也難辦……已經隔了五年……』

可是，私心總跳躍着那渺茫的希望，像沒有什麼理由似的——能飛進自由的人間去，總是好的。

老囚人的像枯死的水的心波，想到那：

『飛向自由的人間去，』

會洶湧得，——心液亂濺呵！小小的心，頓像汪洋的大海。……自由，那浩曠無邊的自由的人間，縱橫奔馳，……輕快如飛的走出去喇！

緊緊深閉着的高巍的黑牢門，閃開了，沉重酸鬱的身子往外一推，便是那無邊的自由的世界，一切都任自己所欲爲，……神聖的自由之神……

鑄住雙腳的鐵鐐沒有了，那可怕的獄卒，狹小，齷齪，窒悶的小監房再不會見到了，無邊的死寂裏的鐵條毒蛇捆着身體似的痛苦也消失了……哦，哦，五年，整整血泊裏的掙扎的五年，而今是從死裏逃生了，向生活路上飛躍，只要多二十多天……哦，多幸福，沒想到還會活着到現

在，沒有，沒有死去……

……殘酷的，可怕的獄囚之死呵……

猛的又閃上那像鬼哭神號的慘絕中的陰影……五百番漲落着的胸部急劇的顫動像誰個在死滅之淵滾滾的嗚咽聲，從黑夜裏抖出……

外病監那三個大黑字，一想起就令人發抖。

一排床板上，擺着九個屍體似的病囚。抬出去斷了氣的三個，又調進三個呻吟聲較高的。

對呵，那便是董典獄長來的那年的秋天，給囚人喫石子，糲子，穀子飯，和有毒的鹹魚鹽的幾個月後的事情。

自己給夾在一個禁口痢，一個腳氣病腫到腹部來的同案老林中間。

「哦，天呀，老朋友老林……」

隱約聽見他爬了半天，坐上馬桶去，却不知道便完了，喘着虎嘯似的狂氣，雙眼白瞪，掙扎的嚔出：

「……五百番……你沒死！出去……」

呢的倒下去，馬桶弄翻了，糞水濕着老林的單薄的衣裳和腳襪。

「……五百番！你沒死……出去……」

五百番一陣昏過去。……

就從血海裏超生呵！五百番額骨頭高……

五百番想到這裏，彷彿駭怕真的就那樣昏過去似的，給驚醒般，急的睜開顫抖着的眼皮。

天花板死沉沉的，夜仍舊是絕寂的……每夜都是這樣的失眠着。——向着自由，興奮的希望和憂慮的恐怖交集着。

但是，許許多多的打算，深思，主意還不壞呢！

就着着實實講吧，自己吃過這麼多的苦，什麼樣的低賤的生活是可以過的。那麼，規矩安分的去工作，隨便什麼都幹，總是可以活着的，再不然，就像老李那說，縱做叫化子也行。不錯，橫豎沒有大的慾望：『生人張生計古語說就』，總不會凍餓就是啦，放胆的出去吧！終得出去的。想想，心裏也就怪高興。

是哩，同號的同伴還都安慰着，羨慕着呵，老李人真好，送件舊棉袍，只可惜給剪得長短都不像樣，老陸是向科裏過了四毛錢，苦難中能這樣，真是感激得快滴下淚。

『像五百番真快樂，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老李閃着萬分欣羨的目光苦笑的說。

「媽的，我們只有死路一條——」老陸搖搖頭。

「我這七年，媽的，不如早點死好！」老陳的話。

「唔！你們不要這樣想吧，很快，……我不就是過了五年麼？」五百番話雖這麼說，但心裏歡躍得話說得很勉強。慘白的臉也抖着些光輝。

「唉，天曉得？……」老李嘆着無可奈何的氣。

頓時沉默起來，大家的臉色顯得更難看，遮上一層陰鬱哀迫的顏色。五百番很不好意思的說：

「大家安心點好了，總可以出去的……」

有兩個露着微微的慘笑，點點頭。

五百番的心在卜卜的跳，又是想到：就快出去了啊，飛向自由之鄉去!!! 歡樂之神在張手迎着

……太快樂了，反而不知道怎樣放置自己的態度，在大家的苦惱的氣氛中。

種種的美滿的幻想，使他不覺失笑，渾身感到喜悅輕鬆之波，在流動的泛着。

那最後的一天啊！才真難以形容。

「今天就調號子了，明天脫梢！」囚伴們說。

歡喜得不會說話了呢，微微的笑後，才吞吞吐吐的說出：

「哦，大家要分開了，不知道那天才再見，……我真不會忘記你們……真謝謝你們……」

「說什麼客氣呢：大家都是在難中。好，好好的出去，多快樂……超生……哦……」老李說到後半，禁不住又嘆息起來。

飯來了，空空的肚子，一點也不想吃。喜氣和那上迸的抖着的希望在跳盪着。

給大家說得不好意思，只好拿起飯罐；但沒有心緒吞下去。可怕的囚飯呵，明天便完了……只是渾身的歡跳不安。

看看鐵窗旁邊更加陰沉起來，更緊張得坐立不安，摸着自己的手，倚着那門洞茫然的聽着。囚伴們好幾次那樣慘笑的對着他——多麼歡喜喲！可是對着自己的悲慘的生命更哀痛……

「好好出去，哦……」拍着他的肩頭。

「……是……是……出去了一定來看你們……你們也好好的……大家都好……」五百番說得像要掉下淚來，要踏出鬼門關的時節的心情……緊緊捏住對他說話的老李。

「……大家好……」老李點頭，低低的輕說，話下像含滿淚珠在滴着……

五張慘笑的臉，同時互相望着，無聲的。

『出去要珍重……努力做人……』

『……總記住你們的好話……』微顫的。

默不作聲的阿蛟，忽變了樣子，哈哈地笑起來，笑後，拉着五百番的手：

『我們該快樂一下，不要說些纏綿話……』

但神氣十足地說了又坐下去。使大家微吃了一驚。

老緊關住的號子門外响動着聲音。五百番便全慌亂，不知所措了。

『天呵，死滅一樣的五年，現在就要出去了！』

緊握住老李的手，抖着：

『大家好好的，我出去了……』

『好好出去，五百番……』

便調到『脫梢間』去了呀！等待出去。

『出去』這兩字力擊着他的心絃，心那麼的震鳴！五百番有生以來的第一快樂呵！

『出去！比做皇帝還快樂！自由……』

當臨出去，在第一科問時，站在科長案前，像搖幌得要倒下去——興奮得發狂呀！
微笑着，渾身在跳；像走在空中……

『出去了要規規矩矩做生意，（事業之意）再不安分，可沒救了！再坐牢那真該死！記得吧？！』

心裏暗罵一聲——你媽的，再坐牢！你自己再坐牢呢！問後便開鑰，開了鑰便要飛向自由的，歡樂的自由的人間呵！

在那可怕的釘鑰的地方。

『噹噹噹』在死寂中突迸出鐵
立刻，開了一隻呀，磨光了的

『噹噹噹』

這聲音比那時的真情景還迫人。

『噹噹噹』像直釘着五百番的心。

『……天呵……』

『喂，喂，……朋友，下雪了……無怪今晚風這樣大，這樣冷，真是！……』

老鷹三突然地說着，又用手去推五百番，五百番像狂似的猛然爬上來，抽搐，嚙泣的聲音像下大雨似的……

白雪在黑沉中瑟瑟的下着。

老鷹三還滿不在乎的說：

「朋友，怎樣？下雪了呢！真是……」

在風雪中，五百番慘狂的臉孔，像雨下的滴着那麼大粒的淚裏，閃着哀號聲：

「天呵！獄內的囚人們，這時還能勉強躺在被窩裏，溫柔的……我呢？我五百番只有死路一條……我怎麼活下去呢？天呵！……這人間……那裏才是路……」

雪漸下漸厚，紛紛的從破屋頂，和廢牆的大空隙飄落。五百番的身上更冷涼淋濕……

黑沉沉，風在怒號……

白雪瑟瑟的，在黑暗裏低泣。

四週都是冷濕的，五百番極力的爬上來。沒有張開眼睛，臉孔上覺得粘着些難過的東西，更融開了；那麼糊裏糊塗的，只是知道渾身酸軟無力。支撐不住身軀。

像個瞎子，給摸到廢牆下，頹然的倚着。但腿是酸軟的，就只能坐下去。這比剛才那樣睡着要好些。

夜快完了，風聲漸低，五百番的喘息較高。他遍身的痛苦，只有從喘息吐出一些。心腦是大半麻木了，好像感到只剩一絲殘舊的模糊的知覺而已；其餘什麼也不知道了。

灰白色慢慢漏進廢牆內。

頭部漸湧上熱的潮，但遍身却在發抖；偶想到——冷呵！又落雪了呵！記起剛才誰說的。忍不住全身又躺下去。一線知覺在哀喊——怎辦！很自然的想到這時獄內那還好好睡在被窩裏的囚伴，老李，阿蛟等那溫和的臉孔，這人間却想不到呵，雖然是破舊的被，但也比這好多，唉，好多……

微覺這樣下去是不妙，昏迷和知覺陣陣的幻閃着，終于又給撐上來。

慢慢的把眼睛睜開。冷顫的刺激，暗自驚叫着——天亮了呀，今天又將怎樣過去……

正在喘息中泛上：不爲回家鄉去吧，向黃大爺乞點田種種，還可以活下去。忽又猛記起昨晚

那個老：「喂，喂，朋友，」那麼叫着的可怕的人，急睜着迷糊的眼睛向四週尋覓。老擔三却是因為下雪，早就悄悄的逃開另找地方去了。

驚訝的，喘息突高起來——天呵！怎麼一回事？！

想走出去，搖了幾步又停下，在急喘。

「身體怕吃不消，怕病了……」

這思念湧上，覺得像什麼都完了。

「出去了好好的，」是一句刺心的話，在耳邊盪漾。

面前的白雪紛紛，全像滴着他的心田的淚珠！心給滴得碎了呵。

「這才是真生活！」

他也許不懂這就是什麼「現實」；但他想起這句極普通的俗語。他忍不住又是，淚混在雪中
開落下來。

「什麼漂亮話都是媽的……這才是真生活……」

白天的亮光，把他的臉孔照得清清楚楚。那些折房子的人們又來了。

「喂，喂，媽的，這畜三趕掉他。」

是那個走近來，忽然呢的一聲：

「——鬼像呀——」

那難看的形狀，本就像個瘦長的骷髏，再加上枯槁的臉上，塗着那黃黑色的畫，給雪濕得更精瘦落水狗，樹枝似的手脚亦顯得可怕。

石子，碎瓦，紛紛飛向他身上來。

他瞪圓雙眼，不住發抖——殘酷的人間……

「趕掉，這畜三，不走，揍！」

火燒得他的遍身都要碎裂。滿着淚……

好像打在濕的棉襖上的聲音濁然而响，五百番喘着高急的氣，恨恨瞪着雙眼，要發狂了！給打着却並不怎樣痛，可是這是什麼話呀？——真像豬欄麼？像隻狗麼？不是人麼？……

木頭，石子，紛紛向他身上飛來，哈哈的笑聲中夾着——「畜三，小畜三！」

他幾陣昏，快要跌倒下去，掙着一絲殘氣，猛在地下拾起一塊小磚頭，擲回去。立刻拚命拖

動脚向外面跑。

「哦，哦，哦，揍這癩三，揍，揍，揍，……」齊喊着趕上。

沒給追出廢牆內，便跌倒下去，七手八脚的揍了一頓。亂遮住壓下來的脚拳的手足是好幾處破皮出血，但幸好沒打死。

之後，自己是昏迷了，什麼也不知道。

下午的三點多時分，地點移到巡捕房去，

五百番，這可不知道要變成幾番號了。

鐵欄內擠滿了衣衫襤褸的人們，多半是老槍，癩三之類。中間夾着一個臉孔還塗着糞的癩三，閉着眼睛，喘着快斷的氣，活像木頭，倚在別人身上，給大家東推西推，再跌倒在人羣中間，落下地上，最初是腿先屈坐下去，再臀部下去，再後是連頭也下去；但人羣中間是不容有這麼多的空間，於是就給大家的腳踏着，發出猛烈的：

「咳——咳——」

驚動了許多中西巡捕。鐵欄門拍的張開，倒在地上的傢伙給拖出來，第一就是一脚踢去：

「媽的，裝死，癩三！」

「——哎——哎——」比剛才低了點。

外國巡捕看了，表露出難看的神容——這死鷹三，死豬獯！就給拖進另一個鐵欄內去。

昏迷的過幾個鐘頭，夜又重來了。

第一個知覺是低急的呻吟聲中湧上——渾身碎痛呵！……掙扎的睜開眼睛來，他驚昏過去。

「猛然的緊緊抱住自己的頭。」

呻吟，急喘，……天呵！……像死屍般倒着。

慢慢，他極力的，憤怒的追憶着——天呵，爲什麼又到此地來，彷彿彷彿的……

迷迷失失，忍住渾身的酸痛，自己暗叫着——拚命把這豬獯似生命支撐起來吧！沒法……

拖着比帶鐐銬還更痛苦的步調，無目的地走去。

目前只有暫做叫化子，不過，最好能弄到點錢，做路費回家鄉。這樣的身體，再做叫化子挨下去，只有等死。家雖給破亡了，但找田種繭還較容易，……而且，叫化子是這樣難做，會求乞不到一頓飽的啊。

可是，這是冷透的，鉄似的「真生活」，冷鉄似的人間所能賜給他的，是這不熟練的叫化子的生活而已。

「三三，怎麼會變成三三？我這頂天立地的漢子！」

沒法，理智追促着，也就和別人一樣的踉蹌跟上去乞求：

「老爺，少爺，太太，小姐……做做好事……」

但不知是門檻不精，還是叫化子太多，跟叫了一個多鐘頭，都得不到一個銅板。且已經支持不住，冒上一肚子火氣，哀憤得像狂了。

他正閃着那狂烈的目光，忽然一個時髦的婦人，拿着一個飽滿的皮夾，從面前走過，他趕忙跟上去，冒冒失失的叫着：

「太太，奶奶，做做好事……」

那婦人嚇了一跳，用着兇的眼色猛閃他一眼，不由無名火上升，急急走去。他還是趕上去：

「太太，奶奶，做做好事……」

又走得那麼近。太太聞到他那一身難堪的味道，像要嘔出來，突的罵一聲，隨之向着吐出口

液：

「滾開，死三三。」

五百番也冒上火氣，燻的，不給銅板還挨罵，還……真是……一點不退開的猛放射狂烈的目

光，對準着她跟去，自己也不曉得究竟爲什麼。

太太既氣恨又有點駭怕，真也氣昏了！

「滾，滾！」心裏暗叫——真可惡呵！

「不給銅板還滾你——」竟這樣大胆地忍氣回說，憤恨得渾身發燒，差點就要跌倒下去。

太太停步睜着杏眼嚷：

「你做什麼？什麼？什麼？」不住頓着高跟鞋，氣得又把口復向那藩三吐去——可惡的人們！

們！

五百番昏迷的憑着一絲直覺，猛射着哀狂的火箭，忍住像在裂開的頭，無意的突伸出兩手，身軀向對方前傾，抖出：

「做什麼……你不給銅板做什麼罵人……！」

太太幾乎驚昏了，大約以爲這可惡的藩三要搶她的東西吧！退了一步，差點跌下去，冒上千丈的烈火，張開紅唇高喊：

「搶東西，搶，搶！」

巡捕還沒到來，五百番已倒下去。

就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天呵！……怎麼又在鐵欄內！」

突然跳上來，像個瘋子，喘着急氣，樹枝似的手臂亂揮，向鐵欄亂敲……像要毀滅牠似的

……

夜，沉沉的展開着……

響瑟瑟的落下來，像陪着哀慘的人們哭泣……

五百番，不知要換成幾番號……

再不是五百番了……

（一九三五，四月於上海。）

編輯室談話

編者

好容易地將這創刊號付印了，計算時日自從決定要辦與湊錢積款起，亦就已經籌備有半年以上的時間了。在這割據形成了的『文壇軍閥』的勢力與書業商人聯合一致的時代，我們能夠自己發行了這麼一種刊物，在讀者或許並不怎麼注意，可是在我們自己確實是認為十分足以自慰的事。因此亦就十分快樂地在等着她——這嬰兒——快點走到讀者諸君的面前。

這創刊號裏，幾篇創作小說如方之中的廟祝老六，他將農村破產的情景從側面描寫，給我們一種更加受感動的形象；這是農村小說的別開生面的製作。耶草的太陽不但將農村的旱災以後的畫圖，活現在紙上，而且將父與子的思想衝突亦表現得具有十分真實性，使我們對於農村的新舊人物，是如何明白的認識了。徐轉蓬的室家，描寫農村的人到了都市以後，那一種失望的氣氛令

人讀了亦是爲之憂鬱不過的。這一位十足農民氣息的作家，他是如何的在替農村的人們同情着嘆息着。流冰的被祖國遺忘的人，表現着我們的同胞帶了滿腔希望到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以後，不但失望，而且就連要回歸祖國都不可能的情狀，是如何的令人憤慨。辛爾的五百番表現着一個渴望着自由的人間的獄囚，到了呼吸着自由的空氣以後受了生活的壓迫是如何的悲慘，一種憤恨激昂的情緒，使人對於現社會感到多一層的認識。這作者自從於現代發表一篇創作鹽以後，是被認爲中國寫牢獄生活者的適當人材，亦即是一個很有希望的文壇新人。此外如萍草的漁人，劉飛的八珍梅，都是以漁鄉作背景，前者描寫洋魚充側市場以後又值農村破產，漁人生活大成問題；後者描寫魚行中的小夥計爲了生活，是如何的在負病工作以求生存。這一期有了這麼七篇創作小說，雖然不能說是怎樣成功的作品，但在荒蕪的文壇上亦就可以稱爲花朶的了。

待析的我怎樣走上文學之路，可以作傳記看，亦可以作散文讀。

平萬的長春道中，本來是預備將當時的耳聞目見盡量描寫的，可是結果只寫看日出，他引爲不勝遺憾；然而現在就看出這一段說來，文筆的老練流麗描寫的細膩精緻，已經是一篇好散文。青蒂的終南山之一夜告訴我們西北的情況原來是如此這般，他的文筆是樸實的，可是樸實的散文正有他的特別風格。伊行的一夥人，是那樣的熱情與激昂，可以說是一篇革命歌。文中雖指的

韓國，但却是他在爲他家鄉那弱小民族在吶喊着。

詩選裏的四位詩人，風格各自不同，而且各有各的天才，那四篇詩在沉寂的詩壇上亦就可以稱爲精粹的作品了。至於番草的長詩路，風格又與他們四位不同，論氣魄，似乎比較是屬於偉壯的一面；本期有這末一篇長詩，我們是高興的事。他還有一篇詩港，將於下期發表，編輯同人認爲那是成功之作，這裏不妨預告一下。

黎錦明與柯靈的散文隨筆，因爲某種緣故，這一期沒有刊出，這是應該抱歉的事。

本刊啓事

本刊因係湊錢積款自己出版，有賴於朋友之助，事前曾由社友招攬定戶，但自發出定單以來，繳款登記，未清手續者很多；本刊現已出版，定戶諸君於三天內如未接到本刊創刊號者，請一面向經手人交涉，一面來函示曉，以便將本刊寄上，惟請於來函中說明何人經手執有何種號碼的定單，以便查核辦理爲荷。

本刊徵稿規約

一 本刊內容大概分(1)文藝短論(即論評)欄(2)創作小說(3)詩歌、散文、小品(4)劇本(5)論文(6)翻譯、介紹諸欄，除第六項暫時不徵外稿外，其餘各欄均歡迎投稿。來稿最好在稿端註明性質，投寄稿件請即在稿末填註姓名及通訊處，切勿另紙繕寫，以免遺失。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二 投寄稿件均請自留底本，倘非附有郵票，如不登載，恕不寄還。

三 來稿經本刊登後，其著作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刊得編入本社刊行書籍之優先權。如不願增刪者，希先聲明。

四 來稿本件，請貼足郵資。如有欠資等情，以致退回，投寄者不負責任。

五 來稿請寄上海江灣路公園坊二十一號杜衡先生轉交本社。

本刊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	半
特等	底封面外	六十元	三十五元
優等	封面內及底封面內	五十元	三十元
頭等	目錄前後正文後	四十元	二十四元
普通	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彩色或色紙者，價目另議。長期刊登，折扣從豐。

星火

文藝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本刊本期執有圖書雜誌
審委會審字第一五七一號審查證

編輯兼發行者

星火文藝社

代理總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

本刊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
轉載

印刷者

上海結嶺路六十四號
均益利國聯合印刷公司
電話：九三四五七

本刊定價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一冊	二角	國內及香港澳門一角二分 國外一角五分
預定半年	六冊	一元一角	國內及香港澳門六角二分 國外一元三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二元二角	國內及香港澳門一元二角 國外二元五角

本刊登每月十五日出版，歡迎直接預定。郵票代洋。楊君直先生轉交上海金神父路花園坊34號。

本期另售每冊貳角五分

本刊已向中宣會內政部呈請登記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老牌國貨

華生風扇

永熱不費極保十年修理免費

標商冊註

The advertisement features two types of fans: a ceiling-mounted electric fan at the top and a smaller table fan at the bottom left. A woman is depicted sitting at a desk on the right, writing. The brand name '華生風扇' is written vertically on the left. A circular logo with a stylized character is in the top right, with '標商冊註' below it. A diagonal banner across the middle contains the slogan '永熱不費極保十年修理免費'.

上海華生電器廠事務所福建路五
 一—至一七號 電話九七五〇